NATIONAL SOCIALISM
SELECTED WRITINGS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社会主义
精选文集

全国社会主义网络

发布

2020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目录

国家社会主义 哲学评估……2白人权力 第十五章 国家社会主义……
8 In Hoc Signo Vinces……26致我的军团 第八
章 民主对抗国家……44政治战士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75

国家社会主义 生物学世界观.....……..89国家社会主义 左翼运动……..11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社会主义

哲学评价

科林·乔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纳粹德国英勇抵抗布尔什维克-民主联盟集结的庞大人力物力后,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斗争最终战败之后,这种重新评价的出现反映了当今纳粹主义的复兴。

这一信条在经历了数十年来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诽谤运动之后,依然能够存续并展现其如今的面貌,这本身就证明了它的持续有效性、吸引力以及对未来的价值。它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战争的烈焰和诽谤的狂潮,是因为即便战争肆虐、诽谤横行,归根结底,国家社会主义仍然等同于人类更高层次的生存意志、对健康和力量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这种意志、这种本能和这种渴望存在于世,国家社会主义的信条就将永垂不朽。

抛开政治实施的所有细枝末节以及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正确理解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思想取向,其主导动力是在人民组织起来的共同体中,通过发展自身潜能和满足自身需求,在自然竞争和选择、并最终实现合作的条件下,充分地生活。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以及他对自然生活的构想,即通过在其本土社区内政府的有利力量,充分实现人的真实本性。

它呼应了罗马人关于尽责公民的观念:这种观念
美好而高尚的人生在于对国家无私奉献。
它复兴了早期欧洲北欧部落的血缘情谊和社群意识:认为人本质上是民族的一员,而民族的所有成员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负有责任和义务。

国家社会主义以这种方式回归到古老的、健康的、有机的生活价值观,反抗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整个思想结构,包括其金钱至上、过度个人主义以及将人视为无民族生物的观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世界人口的可互换单位;其精神上的正当性体现在堕落的基督教中,这种基督教拥抱病态的“人道主义”,为了避免较小的伤害,总是容忍更大的伤害;以及其欺诈性的主张,即人为诱导和数量决定的大众愿望是至关重要的标准。

历史是一部社会衰败与复兴的史诗。国家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复兴的良方,它能应对现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冲击下,因瓦解、堕落和削弱旧秩序而导致的巨大衰败;这种衰败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蓬勃发展;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民主制度下达到顶峰;除非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及时在足够大的全球范围内掌权,否则到二十世纪末,共产主义必将取得世界胜利。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政治纲领。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复兴趋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复兴运动,一场规模和精神都具有革命性的运动,它不寻求与现行秩序、其有害做法及其虚假价值观妥协,而是寻求彻底取代它们。

因此,它是世界性的,也是贯穿人生的。说它是世界性的,是因为它的本质是普遍有效且至关重要的,唯一的限制在于它的起源和传统是雅利安人的,并且它所秉持和依赖的品质,正是雅利安人身上最卓越的品质。

它贯穿人生,并非指人生的某个方面,而是从某个角度审视人生的全部。它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几乎任何事物和任何事的心态。国家社会主义毫不妥协地反对文化、精神以及政治、经济领域中一切形式的病态、丑陋和堕落。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自称国家社会主义者,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知识上的认同。他生来就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他的心灵在审美上渴望辨别和实现一种健康的生活模式,他并非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他真的、彻底地是个国家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只会思考和感受,但行动上却像个国家社会主义者。

国家社会主义在范围和思想上是全面的,它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信仰。它以造福或损害人民为标准来评判善恶对错;并且,它摒弃了民主思想中感性的弱点,认为只要手段不与目的相悖,目的就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它赋予生命以宇宙维度的意义和目的,将其视为个人的实现,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从民族血脉在子宫中萌芽,到坟墓的蜕变,以及其物质重新分配到宇宙中。

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和首要价值,也是其他一切的根源,正如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阐明的那样,是其人民的概念,人民被视为人类的基本环境,实际上是人类个性的延伸。

族群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种族共同体的意义。它是家庭在种族层面的扩展。正如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先贤所言,人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也不是一个自我存在的目的。人属于他的族群。作为族群的一部分,他的生命与整体的生命交织在一起,不仅体现在当下,也体现在过去和未来。因为尽管人来人往,族群却永存,只要其成员尽到对族群的责任。因此,通过认同自己的族群,人得以通过祖先和后代的繁衍而延续自身,从而获得永生。

民族以大小不同的形式存在,从家庭、氏族、部落或地区社群,再到国家,直至种族。在现代,民族的概念被过度等同于当代国家的民族层面。亲属感和社群感,原本理所当然地从部落和小王国扩展到现代民族国家,却过度集中于这一层面。民族国家内部较低层级、较小但同样重要的社群遭到破坏,活力被削弱,而民族意识从民族国家层面扩展到整个种族层面的进程也受到阻碍。然而,民族情感若要保持其健全的力量,必须从其根源出发,流淌于地方和区域层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社区的界限在于种族的极限,因为只有整体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带来各个部分的完全安全和繁荣。

今天和将来,国家社会主义必须体现出这种亲缘关系和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延伸,超越当代民族国家和传统民族主义的界限,使民族国家成为人民结构中的一个中间单位,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完全服从于全种族的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地方社区需要复兴,省内各民族需要得到承认和尊重,受不受欢迎的异族统治的人民需要通过分离获得民族自由。

国家社会主义将人民视为基本价值的信念及其整体世界观,从比喻意义上讲,导致在所有问题上都带着鲜血思考。

这立即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将公民身份定义为种族问题:只有属于人民的人才是民族的人,只有民族的人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 套用阿道夫·希特勒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中的第四条。

它还滋生了一种观念,即不仅要维护民族的种族特征,还要通过优生学措施来提高民族的素质。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性主张是,真正的进步之路在于培育更优秀的人。

由于所有公民同属一个种族,他们之间便存在着超越一切地域、阶级和个人差异的血缘纽带,将他们团结成血浓于水的兄弟。民族团结,即以凝聚力和集体生活取代左右阶级斗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次要原则。所有职业和活动、所有类型的人和所有领域的活动,都必须融入到共同体的集体生活中。

社会团结感必须在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真诚而深刻的关切中找到实际体现,反过来又受到这种关切的激励。对亲缘关系和对人民集体利益的关怀要求每个公民都必须有平等的机会发展和运用自己的才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人人都要按功绩晋升;每个公民都应该因其对社会的贡献而获得公平的回报,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人也应该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保障。

由此我们得出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这并非马克思主义那种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那种社会主义是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如同蚁穴一般,其令人反感之处不亚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后者是丛林法则下的经济管理不足,甚至是无政府状态。相反,这是人民社会主义,即在公平的条件下,对私营企业进行监管,以实现其成果的公平分配。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公和社会弊病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对经济的有害的公共控制形式,而国家社会主义则是对这两者的唯一替代方案。

这种包含种族保卫、民族统一和人民福祉的民族理想,孕育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原则和精英阶层,他们服务于这些目标。其自然秩序观不仅规定人生于人民之中,也规定人天生具有服务于共同体的能力差异。

因此,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地位较高的人必须领导地位较低的人。必须选拔出天生的领导者,在最高领导者的领导下建立等级森严的精英体系,并赋予他们履行职责的权力。

与自由主义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并不认为国家指令权本质上是一种压制性力量,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伟大的、有益的引导、仲裁、鼓励和保护的力量。它奉行“一切为了人民,人民为了所有人”的原则,并认可在任何领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与这一原则相符。

它将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职责视为人民意志的代表,这种意志并非某些民主暴民的短暂一时兴起,而是社会的更高利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目标的延续,不仅包含当下的普遍利益,也包含过去的遗产和未来的需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白人至上主义

第十五章
国家社会主义

乔治·林肯·洛克威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到目前为止,这本书主要还是批评性的。
现在是时候提出建设和创造的建设性计划了。

我投入了一年的研究和数百页的写作,努力帮助读者看到并理解,西方文明距离罗马文明的终结 被遗忘 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了,而他本人也将遭受数百万已经落入西方文明死敌犹太人手中的命运 奴役,或者更可能的是,被谋杀 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意志和智慧,不再逃避敌人,而是用一场白色革命来攻击他!

究竟该如何发动一场革命?
难道我们都要留起胡子,冲上街头,高喊口号,挥舞手臂,投掷炸弹,扮演刻板印象中的“革命者”吗?不!当然不是。我们的革命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

希特勒激励、组织并成功发动了一场相对和平的革命,这场革命造成的生命损失远少于美国革命,与犹太布尔什维克发动的任何革命相比,造成的生命损失更是微不足道。

不仅如此,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承诺的革命是百分之百“合法”的 正当的是德国大多数人民正式表达的意愿,得到了德国最高行政长官冯·兴登堡和德国“国会”(即帝国议会)的双重认可。希特勒有很多机会武力夺取政权,1931年他完全可以做到。但希特勒认为,一场违背人民意愿的革命,一场仅仅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革命,注定无法长久。

希特勒和我一样,都认为领导人是文明的敌人。
除非他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那么,我怎么能呼吁“革命”呢?我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话呢?
“杀戮与被杀”?这难道不是革命暴力的本质吗?

未必
是的,其中可能包含暴力因素。当你遭到杀手袭击,面临死亡或反抗的选择时,情况就是如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你选择自杀,那么暴力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而西方
文明确实正遭受敌人的攻击,这个敌人经常以杀戮和屠杀为政策,其残忍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群体。

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足够强硬的手段来制止共产主义。
敌人杀戮成性,冷酷无情,足以摧毁他的势力。
1923年,当红军威胁要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时,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鲁登道夫将军请求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政变”(Putsch)。然后,这个软弱的……
领导人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政变”被镇压,希特勒被送进监狱。但正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非一场违背人民意愿的革命。然而,真正革命的本质绝不仅仅是流血和动荡。在一场真正持久的革命中,暴力和杀戮只是实现根本变革的权宜之计之一。

整体精神观 至高无上的人类意志的外在表现,即建立一种新的物质秩序以符合内在理想。

当今大多数掌权者所行使的权力是彻头彻尾的暴政,尽管他们虚伪地将其伪装成“民主”。这并非建国先贤们为了白人男性的利益而建立的,旨在维护秩序和正义的仁慈而明智的权力。

我们的革命必须坚定地建立在摧毁暴君非法权力、恢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理想之上,而这个公正的社会秩序必须建立在直接来自我们人民的坚定权威之上。
并且是自由授予领导者的。
信不信由你,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所做的事,也是我们必须为美国做的事。

简而言之,我们的革命的动力和目标,不仅在于仇恨和摧毁敌人,更在于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成为我们伟大的白种人中成功、幸福和富有成效的一员。

何谓公正的社会秩序?
没有必要理解科学。
健康人群成功群体生活的原则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自然本能未受损害的社会中,例如动物,它们拥有秩序井然、运转良好的“社会”,因为大自然赋予了每一种群居动物成功生存所需的所有本能。

例如,狼、蚂蚁、蜜蜂和猿猴都拥有高度发达的……
组织有序、健康且秩序井然的社会。

早期人类拥有健康的社会。后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强,他们开始逃离自然环境,沉溺于人造之物和奢侈品之中,最终变得颓废堕落,充满傲慢自大 这种自大在今天被称为“自由主义”。

只有回归到更简单、更原始的、没有思想、未开化的动物世界的生活状态,观察造物主赋予它们的本能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能否瞥见那些被赐予我们却又被我们抛弃的美好事物?

自然创造了各种“品种”,以便进行试验,不断寻求更优良的品种,就像一位优秀的农夫一样。造物主是一位比任何人类都智慧得多的农夫,她绝对坚持每个群体的纯洁性、神圣性 即生物完整性。

但是,就像农夫培育牛群一样,大自然只能通过促进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淘汰劣质品种来改良牛的品种。大自然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们被赋予了强大的本能:爱自己人,恨那些闯入者 或者说“外人”。

这两种本能同样重要:爱不是“善”,而恨是“恶” 这是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嬉皮士、同性恋者和傻瓜们非常喜欢的谬论。

自然的爱的确无比强大,也无比美好。自然、健康的爱,正是世界运转的动力,也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能见到的最美好、最神圣的奇迹。

但若没有对那事物的致命仇恨,
威胁着我们所爱,爱是空虚的
WORD,嬉皮士、同性恋和懦夫的口头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本想就这条特殊的社会生活法则多写一些,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物完整性是国家社会主义应用于雅利安社会时的本质,是其一切和最终目标　实际上,也是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健康人类社会的本质和最终目标。

但本书篇幅有限,无法容纳仅就此主题撰写的专著。我只能总结说,所有群居动物的第一法则都是生物完整性;即基于对自身种族群体的绝对且毫不妥协的忠诚。

全部的

对任何闯入并威胁要将自身基因与本族女性基因混合的外来者,都怀有强烈的爱和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仇恨。

这条法则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爱自己的同类,恨侵略性的入侵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健康的白人本能地厌恶“黑鬼”、犹太人和其他“外来者”的原因）。

第二重要的法律是领土法。
例如,十条或二十条雄性“剑尾鱼”这种小型热带鱼一被放入鱼缸,就会各自占据鱼缸的一部分,并攻击任何其他雄性的入侵。

如果将雌鱼放入鱼缸,雄鱼会像预期的那样争夺它们。但令科学界惊讶的是,性并不是这些小鱼生命中最主要的驱动力。

如果你开始降低鱼缸里的水温,水温会降到很低,以至于雄鱼在你放入雌鱼时不再那么在意。当水温降到如此低时,雄鱼就会完全失去抵抗力。

寒冷刺骨,几乎要冻死小鱼,它们对雌鱼毫不在意。但即便自己也快要冻死了,它们仍然会凶猛地出来捍卫自己的领地　自己的私有财产!

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一便是私有财产的概念。领土法则在人类社会中以“民族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整个动物王国中,领导者从来不是通过投票选出的,而是始终由自然选择决定。自然选择是确保群体由最优秀的个体领导的唯一可靠方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战斗。我称之为领导力法则。

当动物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了解了自己在自然界强悍、智慧和机敏的生物秩序中的位置后,它们便会安顿下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群体也相对和平有序。只有当年轻的雄性开始成熟,必须争夺地位时,才会出现激烈的争斗。而一旦雄性弄清楚自己能打败谁,又能打败谁,它就会安顿下来,在自己找到的领地里过着平静而满足的生活。

由此确立了所有群体生活的另外两个基本原则或法则 由最优秀的人领导,以及群体中所有其他成员的自然领导等级或规模 地位。

最后,对动物世界的研究表明,雌性不干涉雄性的事务,而是专注于通过组织健康的家庭来生育和抚养后代。总而言之:所有群体生活都有五条基本法则,我称之为“部落法则”;

(1)生物完整性法则(爱)
内心憎恨外表);

(2)领土法(私有财产);

(3)领导力法则(由最优秀的人制定);

(4)地位法则(或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自然位置);

(5)女性的母性。

这些自然规律在整个社会性动物世界中都适用,因此群体中相对和平有序。

只有当群体被迫处于非自然状态时,上帝赋予的遵守自然铁律的本能才会失效。

在你自己的脑海中评估这一切时,想想那些显而易见的因素。
青少年犯罪的“疯狂”模式。我们有儿子,而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一些家境优渥、家境富裕的家庭的女儿们,突然间似乎精神失常,殴打老人,肆意破坏,吸食毒品,变得傲慢自大、反社会,成为犯罪分子。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社会上一些最贫困群体的孩子,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犯罪行为。

例如,直到最近,中国年轻人很少犯罪(而且他们的犯罪率仍然远低于其他群体)。即使非常贫穷,关系紧密的群体中的年轻人也往往不会受到现代青少年犯罪狂潮的影响。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富裕的男孩或女孩,尽管拥有各种可能的优势,却会成为小偷、破坏分子,甚至具有暴力反社会倾向,而美国一些最贫困家庭的孩子却能适应良好、积极向上呢?

答案是,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自然群体生活法则(“部落法则”)的群体中长大的孩子,会感到自己忠于这个群体。

群体或“部落”的成员,如果他们“归属”于有价值的事物或人,并因此对所有群体生活的五项基本法则有所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沮丧、迷茫或不知所措。
空的。

犹太人通过传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意识地、科学地从我们民族的灵魂中抹去了所有关于神圣的“部落法则”的记忆,而只有这些法则才能使人类群体健康、幸福与和平。

没有人能够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之中。
在某种他所属的“部落”之外
极其忠诚,并反过来支持他
精神层面。

犹太人散播了“普世主义”、“世界主义”这种难以言喻的破坏性理念 将一群无种族、无国籍、原子化的个体视为人类的最高理想。就连保守派也受其蛊惑,口头上赞同这种反自然、分裂、极端个人主义的犹太式社会弊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犹太人告诉我们,生物完整性法则（内在爱,外在恨)就是“种族主义” 是“终极邪恶”!他们说,如果我们不爱黄种人、黑人 尤其是犹太人 如同爱我们自己的人民一样,那么我们就是邪恶的、堕落的、注定要灭亡的 我们就是“种族主义者”。数百万可怜的白人傻瓜竟然相信了犹太人的谎言!

我们被告知,领土法则（私有财产)是一种反自然的贪婪,正直的人应该渴望分享一切,而不应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名称,这些名称都表明他们关注“社会”和“社群” 但所有这些都触及了生物最强大、也是唯一的动力:建造、创造和生产。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这些犹太骗子的话。

犹太人告诉我们,领导法则（优中选贤)就是“独裁”,我们必须追求“民主”（暴民统治）:数百万白人雅利安人被蒙蔽了双眼。

相信了“民主”这首诱人的歌谣,直到如今一群人渣正在恐吓我们的整个国家。

犹太人告诉我们,《地位法》（
建立人人各得其所的自然秩序,即“阶级剥削”,而社会中那些天生的领导者 那些成功者 必须被那些失败者摧毁和杀害。整个国家,包括许多优秀的白人雅利安人,都被犹太人这种卑鄙的阶级斗争手段所蒙蔽,他们企图通过阶级斗争来分化瓦解我们的人民。

最后,这些自诩“慈爱”的犹太人告诉我们,女性专门从事育儿是对女性的残酷奴役,女性应该成为法官、火车司机、军官和企业高管。其结果当然是,所有健康文明中神圣而美好的制度 母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正日益遭到破坏。我们整个西方世界都落入了这场“民主”的犹太人骗局,女性成了这场犹太疾病最可怜的受害者。数百万“现代”女性迷失了方向,感到沮丧和无比痛苦,即便她们还在通过扩音器高喊着争取更多“权利”。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煽动骚乱、激进的政治组织中四处游行。
与此同时,数百万家庭失去了温暖慈爱的母亲,家变得越来越像豪华监狱,而不是一个世纪前充满爱与温暖的奇迹之家。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青少年罪犯会聚集在一起组成帮派?多年来,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一直认为这是“坏”男孩身上一种不自然的变态行为,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种资产阶级的“茧”里,对生活的残酷现实知之甚少。

但是,一旦人们理解了所有生物的社会生活法则 人类需要遵守“部落法则”
“团伙”这个词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这表明,至少我们的孩子仍然拥有健康的本能,尽管由于他们所处的极其不健康的城市环境给孩子们带来的不自然条件,这些本能的外在表现是恶毒的、反社会的。

注意,帮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排他性”。
他们狂热地“抱团”。攻击其中一个,他们就会全部攻击你。招惹帮派里的女性成员,你就死定了。
他们彼此之间忠心耿耿,对外人和攻击者更是恨之入骨。

他们重申了自然界神圣的生物学法则。
正直,以及对群体的忠诚,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
注意,帮派接下来会做的就是划分“地盘” 也就是一块领地。胆敢侵犯这块“地盘” 也就是侵犯帮派“私有财产”的人,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这显然体现了领土法则?
这个团伙从来不通过“民主”选举来领导,而是由最强悍、最优秀的人(以团伙的标准来看)来领导。这就是领导力法则的经典例证。

观察一下,帮派中的每个成员都非常清楚自己在帮派中的确切位置
谁在他之上,谁在他之下。
任何人胆敢靠近他,他都会被揍得鼻青脸肿。让他这么做吧。
想往上爬一步,上面的人就会把你碾压过去。这就是地位法则 就像自然界一样。
最后,观察一下帮派中的女性成员。她们会表现出任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服从首领的命令?不!她们四处奔走,要求“权利”吗?当然不!她们的行为举止完全像动物界其他所有物种中的雌性,而不是试图模仿雄性。她们以自己作为雌性的角色为荣,以“归属”并自豪地协助强大的雄性为荣。而这正是雌性在健康幸福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犹太弗洛伊德式精神病学骗子们正被迫回归群体法则、部落法则 以达到“治愈”吸毒者和酗酒者的目的。

形成一个群体,并对该群体产生强烈的忠诚本能。
有时可以克服孤独、个人的弱点)
黑人也在盲目而愚蠢的斗争中做着同样的事情,本能地形成黑人忠诚,高喊“黑人力量”,并称彼此为“灵魂兄弟”。

尽管在犹太移民早期,纽约下东区极度贫困,但即使是这些来自欧洲的、生活困苦的犹太人,也凭借着狂热的群体忠诚,恪守着一切“部落法则”,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犯罪行为。事实上,这些犹太人的群体忠诚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忠诚,使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世界 并非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勇敢、更勤奋、更聪明或更有价值 而是因为他们遵循自然的基本法则,并坚守群体忠诚。当我们其他人都被他们腐朽的“世界一家”、“我们都是兄弟”之类的垃圾思想所蒙蔽,导致社会分崩离析时,犹太人却凭借着史无前例的群体忠诚维系着他们的社会,从而不断取得胜利。

直到五十年前,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凭直觉将这一切视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即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非犹太人才第一次对这种新兴的思潮有了初步的认识。
人类群体生活的科学。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凭本能所做的事,犹太人至今仍然凭本能去做,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凭直觉看到并理解了。

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种族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在卓越程度上存在差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它们的血统与其他所有生物完全相同,白人是迄今为止出现的最优秀的种族,而黑人则是最劣等的。读者应该还记得,这正是群体生活的第一法则,我称之为“生物完整性”。

与犹太人(以及“保守派”)的弥天大谎相反,私有财产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强力保护。克虏伯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财产所有者和商人,以及德国诸侯,在希特勒统治下从未蒙受过一分钱的损失。(希特勒党内一些激进的“左翼分子”曾一度企图剥夺德国诸侯的财产,希特勒不得不镇压了这一企图。)

他发动了党内哗变,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权,而他也确实做到了。希特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信奉领土和私有财产。

毋庸赘言,希特勒赋予了他的人民领导权
他不靠甜言蜜语或煽动性言辞,他们却因此而爱戴他。他们像所有幸福、成功、健康的社会群体成员一样,心甘情愿地追随他。

希特勒的人民之所以能享有和平与秩序,是因为他教导说,一个人即便只是个挖沟的工人(如果这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极限),也应该得到与发明了新奇机器或成为政治领袖的人一样的尊重。

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每个人都因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受到尊重,前提是他尽其所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不像我们的人民那样,被犹太人无休止地驱使去要求……
有些人天生不具备某些特殊才能,却只能担任总裁、董事会主席和高管等职位。
明明力所能及却一事无成,却还大吵大闹,妄图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这不仅会扰乱秩序井然、幸福美满的社会,更会令那些拒绝妥协的人感到无比沮丧。
认清自己在世界上的自然位置。
因此,希特勒的国家承认地位法则。每个人都因其忠诚和尽心尽力所做的事情而受到尊敬,无论他是农民、战士、劳工、工厂工人还是其他任何身份。

最后,希特勒确保妇女恢复了她们的地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她们拥有古老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被尊为妻子,是幸福、健康家庭的生产者 是优秀人才的缔造者。

关于希特勒时代的谎言如今如此之多、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让人产生怀疑。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位经历过那个伟大时代的诚实勇敢的德国人(而且他愿意讲述这段历史,尽管如今敢于说真话的人面临着恐怖的威胁),你就会了解到,德国人民真正体会到了优秀领导和天生领袖的意义。

健康状态就像,在希特勒统治下。

为了阻止这种知识和这种社会自然状态的传播(从而摧毁犹太人的寄生性生存),那些犹太恶魔挑衅我们其他人去……

屠杀并粉碎这一白人雅利安人复兴的奇迹。

但自然法则无法被打破,就像你无法“打破”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一样。你或许可以恐吓人们,让他们不敢说出这个事实,让他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二加二等于四”。

“十七” 但二加二还是四,迟早会有人有胆量和智慧去打击恐怖分子和骗子,重申真相。

这种情况已经在世界各地发生。

我提到的这些年轻“帮派”只是现实的一个缩影。人们最终会回归到部落的自然法则。

希特勒给世界带来的国家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古代自然的“部落法”的现代形式,这是伟大的精神赐予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幸福健康的群体生活的处方。

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自然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秩序”这个名称比“国家社会主义”更能贴切地描述其本质)。希特勒必须为他的运动设计一个名称,才能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取得成功,因此他不得不使用那些能够达到其目的的名称和术语。在德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

但他们却落入了犹太人的掌控之中。希特勒与其继续打仗,不如对这数百万民众说:“如果你们非要当‘社会主义者’,那就别当犹太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 让我们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建立一个民族社会。让我们为德国而“社会主义”,而不是为犹太人而“社会主义”。

而且这招奏效了!数百万被犹太人诱入共产主义的善良男女,通过希特勒的方法重新回归到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健康的群体生活的自然秩序中。

除了自然秩序的基本要素之外,我
如上文所述,国家社会主义所体现的东西,远比任何一套规则或原则都要更高尚、更崇高。

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现了所有生物 实际上是所有受造物 所具有的永恒渴望,即追求更高的存在水平,追求完美,追求上帝。

这种“贵族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 这种理念
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复杂、更完美的存在 这是我们理想的形而上学、超自然方面。

换句话说,社会正义和自然秩序的概念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器官和神经,但它的个性,它的“宗教”方面 使其超越任何严格的政治哲学的东西 是对自然的崇拜态度和对未知造物主的伟大恩赐的宗教热爱。

例如,基督教远比它的仪式、祈祷词或任何信条更高尚。它是信徒为达到灵性完美理想而进行的精神追求。

国家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在这个地球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成就,而基督教追求的则是不在这个世界的未来和来世。

对于我们“军队”中的普通“士兵”而言,他们为建设和捍卫自然秩序 国家社会主义而奋斗,他们只需出于本能地热爱我们哲学的崇高理想所确立的法律和教条,而不必完全理解我们哲学的最高形式,这就足够了。

但正如最伟大的基督教领袖并非那些执着于细节和规章制度的人,而是那些“以神为中心”的人一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精英中的领导者们,都“沉醉于”宗教的最高理想之中,他们必然也持有这种根本性的宗教观点。对他们而言,我们种族教义的真正含义,必须是他们理想主义的“追求上帝”的一部分。

通过完全认同我们伟大的种族,我们
分享它过去和未来的辉煌。当我们以任何方式做出贡献,特别是通过自我牺牲来帮助我们的种族走向更高的存在状态时,我们就是在接近上帝 优等种族的创造者。

简而言之,虽然本文所阐述的国家社会主义机制和规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足够,但对于那些愿意为人民事业献出生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言,国家社会主义必须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宗教理想 一种追求上帝的努力。国家社会主义是唯一一个获得了足够的自我认知和洞察力,从而能够理解自身是如何摆脱自由主义的虚伪和短视,走向自然永恒智慧的运动。我们对种族的全然信仰,我们对社会、经济以及人类活动各个领域自然法则的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自然铁律的自觉、科学应用,而不是像那些傲慢自大、目光短浅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是对自然法则的自负和短视的歪曲。

我们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手同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但无论如何,最终都会发现,他们本质上都是憎恨自然规律、自负傲慢、只接受过学院教育的人。

那些自诩“知识分子”的人,深受“一知半解害死人”这句老生常谈的蛊惑。他们发现自己能教会刚果黑人吟诗作赋,甚至能让他们扮演律师或医生的角色,便沾沾自喜,妄想着能把任何一个霍屯督人变成自立自强的西方白人。然而,他们却拒绝承认,黑人的本性早已由自然塑造,任何人为因素都无法“化腐朽为神奇”。

国家社会主义是热爱和……的精髓的提炼。
尊重自然,以及充满爱心、有意识和科学精神的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将永恒、公正、美好的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存在的每一刻。同时,国家社会主义认识到人类需要比丛林中那些没有思想的动物更高的文明水平,因此,它将自然法则的应用从动物世界中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提升到在公平规则下有秩序、有规范的竞争。

我们的对手想要彻底消除竞争
完全不合常理的想法。

国家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类可以完善和丰富自然法则的应用,以造福人类,但同时也坚持认为,人类无法逃避或违背自然法则。在社会健康状态(“国家社会主义”或自然秩序)和社会疾病状态(犹太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虚无的“无人区” 在这个区域,人类既非死亡,也非真正存在。

活。

民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纯粹是虚无缥缈的状态。它们对生活没有基本的、根本的理解,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它们只是用华丽的辞藻和词句玩弄的花招,毫无意义。它们只会导致混乱,并为犹太人及其该死的、反自然的共产主义铺平道路。

我们唯一能阻止犹太人这场骗局、赢得我们人民心智的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民的自然秩序 部落法则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赐予我们力量和意志,重申我们白种人的自然生物学优势,从而拯救西方文明。

任何群体中自然秩序的凝聚力一旦被摧毁,该群体就会变得混乱、绝望、沮丧、迷失、空虚、邪恶,最终在任何其他团结的群体面前都无能为力。

并遵守部落的法律。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黑人会让整个城市感到恐惧。
他们团结一致。你打一个,就会有上百万黑人冲你吼叫。
这就是为什么警察现在往往不敢逮捕他们,即使是因为……
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而且,犹太人在我们中间的势力甚至更大,原因也一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原因很简单。他们团结一致。

将部落法则与我们在第九章前面讨论过的种族法则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综合出现代社会的一条新法则:群体统治法则。

在自然状态下,生物学上优越的动物或原始人类群体,即由最优秀的个体组成、拥有最佳基因和染色体的群体,将统治所有劣等群体,因为自然界中的所有群体(无论优越与否)都平等地遵守部落法则。

因此,动物界唯一具有竞争性的因素是生物学上的优良育种技术。但是,科学仪器、奢侈品和犹太“自由主义”已经极大地破坏了这一点。

现代文明的白人男性感受和遵守自然界“部落法则”的能力丧失了,他们失去了群体凝聚力;作为社会动物,他们已经“分崩离析”;他们变得支离破碎、原子化。

分裂成数百万孤立的个体和数十万自私的“压力集团”、阶级等等。白人男性这个伟大的“部落”几乎完全分裂,使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变得无能为力。

人类群体统治法则是指,任何狂热遵守部落自然法则的群体,无论遵守这些法则的“部落”多么低劣,都能够统治任何不遵守这些法则的群体。

这就是为什么在白人建立和拥有的美国,黑人和犹太人可以凌驾于白人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遭受“少数族裔”暴政。任何有组织的、由人渣和人类组成的少数群体。

垃圾有力量 而庞大的白人、非犹太人多数群体却是一个庞大、无助、瘫痪的巨人。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恢复我们人民的部落法则,使他们能够再次凭借天生的生物学优势进行繁衍,从而使白人重新统治他们所创造和应该统治的土地。

这正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对数百万支离破碎、原子化的民众所做的一切,他们陷入了绝望和混乱的深渊。

希特勒并没有在他的人民中赢得如此惊人的成功。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因为他是个“硬汉”,因为他组织了盛大、激动人心的集会,因为德国人天生就是“野兽”,也不是那些撒谎的犹太人和他们谄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盟友提出的任何其他理由。

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在德国创造社会奇迹,是因为他凭直觉理解了我所写的一切,并将他的人民恢复到了自然的社会秩序。

希特勒教导他的人民不再像孤立、孤独和恐惧的个体那样互相仇恨,而是重新赋予他们神圣的民族认同感,那种“部落”感;是的,真正的兄弟情谊(不是……)

(犹太人兜售的虚假“兄弟情谊”)。(与自己的人民“兄弟情谊”本身并没有错,反而是一件好事。但当犹太人狡猾地、虚假地试图将“兄弟情谊”延伸到其他族群,试图让我们与祖鲁人、俾格米人、中国人、布须曼人和犹太人“结盟”时,“兄弟情谊”就成了种族灾难的代名词,正如它已经发生的那样。)

希特勒赋予他的人民同样的牺牲精神,即对家庭和人民(这是一个大家庭)的深切热爱,这种精神团结并祝福着每一个自然界中的社会群体。

创建。

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如果孤独、痛苦,与所有同伴为敌,就无法幸福、成功、高效地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渴望来自群体、来自原生家庭的温暖和爱。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这种群体温暖、忠诚和爱的感觉,其结果就是我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西方社会中看到的混乱和精神空虚。

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种种恐怖景象,是美国几乎完全违背部落律法的直接后果。即便所有犹太人和……都……,这些恐怖景象仍将继续。

除非我们像希特勒那样,恢复我们人民的自然秩序 “部落法则”,否则黑人将在一夜之间消失。

因此,我们的革命不是物质的、物理的,而是……
我们人民的情感发生了根本性的精神转变:

消除自私的原子主义和贪婪狭隘的“个人主义”;无论它被称为“自由主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保守主义”或“民主”,以及在西方白人男性心中重新唤起对同类深切而令人满足的爱。这种对自身群体的爱体现在愿意为家庭 以及更广泛的种族大家庭 牺牲和奉献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In hoc signo vinces

乔治·林肯·洛克威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任何人类事业的持久成功都绝非偶然。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无论是从X点走到Y点,还是建造房屋,亦或是组织企业,始终是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具备理解问题、预见阻力以及克服阻力以达到目标的最佳方法的智力能力。

2. 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顾一切必要手段的意志和决心,无论遇到何种阻力。

3. 执行和实施头脑中构思、意志中决定的计划或战斗所需的物质手段、力量和勇气。

如果一个人的目标缺少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失败。这是必然的、可以预见的结果。

一个人如果愚蠢到无法理解从X点到Y点之间道路的种种危险,而这条路横亘在遍布毒蛇、凶猛食肉动物和瘟疫的丛林中,并且没有携带武器、地图、药品和其他装备,那么无论他多么意志坚定、肌肉多么强壮,都永远无法到达Y点。另一个人如果尝试同样的旅程,即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危险并做好了准备,即使他肌肉发达,但如果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没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没有毫不留情地使用一切必要的力量,最终也仍然无法到达Y点。

他要粉碎并摧毁所有与他对抗的力量。还有第三个人,他拥有洞察危险并做好准备的智慧,以及即使以最英勇的方式也要奋力一搏的意志和决心,但他体弱多病,因此在身体上处于劣势。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虚弱到无法执行自己心中的命令,他的意志也注定要屈服于他将遇到的更强大的敌人。

文明的兴衰与个人的奋斗亦是如此。数十个伟大的文明都因在生存斗争中这三个必要要素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出现失误而走向灭亡。

野蛮社会的灭亡,通常并非源于意志力或体力的不足,而是源于对现实缺乏认知。他们沉溺于迷信,在无知的黑暗中摸索前行,最终被猛烈的自然灾害、灾难和疾病等自然力量所压垮,而文明社会早已学会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克服。

另一方面,文明尽管取得了诸多智力成就和科学进步,但其消亡往往是由于意志的衰落,是由于最初创造社会的那种野蛮而残酷的生存和统治本能的减弱。它们变得“人道主义”、自私自利、软弱无力。它们在体力上变得虚弱,需要依靠雇佣的军队和警察来作战。

他们祖先的荣誉、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战斗精神,逐渐被对安逸、奢靡和伪装成“人道主义”的懦弱所取代。

当一个文明衰落到如此颓败的阶段时,只有极其罕见的历史事件才能阻止社会最终崩溃,因为这种颓败的迹象会日益明显。只有当垂死的社会仍然拥有足够的生命力,孕育出一位精神巨人,一位如同神祇般回归其族人古代英雄气概的人物,能够震撼并引领整个文明走出其自然规律时,才有可能阻止社会的最终崩溃。

在历史性的沉睡与死亡之夜,尽管垂死的人们渴望“和平”和死亡的沉睡,并进行了自杀式的抵抗,一个社会还是能够再次崛起一段时间。

正如斯宾格勒、张伯伦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雅利安文明在十九世纪跨越了历史的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走向了衰落的深渊。若非阿道夫·希特勒在最后时刻不可思议地出现,这一切或许还有转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某个时刻,对于一个聪明、敏锐、敏感的人来说,被一个令人作呕、一心求死的文明所包围,唯一可以忍受的做法就是无奈地享受那些短暂的快乐,以此逃离一个犹太化、食人化、愚昧化的文明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现实,这个文明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一头扎回丛林。

但阿道夫·希特勒在历史上的出现证明,白人西方文明中仍然残留着足够多的自我牺牲的创造力火花,或许足以让白人再延续一千年左右。然而,这无比珍贵的火花终将消逝,很快便会黯然失色。除非那极少数有智慧看清希特勒所作所为的精英阶层过于自私、懦弱和短视,以至于在为时已晚之前吸取历史教训,并将希特勒留下的火花重新点燃,使其化作熊熊燃烧的创造力之火。

由我们勇敢的祖先创立的文明。

迄今为止,犹太腐败和破坏势力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文明英雄们施加的可怕惩罚,已经让世界感到如此不安和恐惧,以至于即使是那些能够看到和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以及阿道夫·希特勒所指明的救赎之路的人,也可悲地依恋着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舒适,以至于他们不敢拾起白人生存的神圣火花,并用自己的生命气息去吹拂它 这火花必须尽快被吹拂,否则就会永远熄灭。

雅利安人,也就是白种人,正处于黑暗和遗忘的边缘。散落在下方永恒黑暗的峭壁上的,是其他自以为是、傲慢自大的文明的骸骨。

毫无疑问,当他们身处帝国的强大力量和辉煌统治之下时,根本无法想象自身的灭亡。他们既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正视日益增长的衰弱和“人道主义”带来的巨大威胁,更没有凝聚足够的意志力来扭转历史走向死亡和遗忘的进程。他们懒惰自私、贪婪懦弱,对那些被烧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被石头砸死、被喂狮子或被递上苦杯的少数人的呼声充耳不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铁杉。

如果一千年后还有历史可读,并且有民族能够研究这段历史,他们最难以置信的是,白人竟然顽固地拒绝利用其压倒性的力量、知识以及希特勒领导的天赐良机,来拯救自己,使其免于被一小撮令人作呕、病态失衡、体弱多病、胆小如鼠、傲慢自大、残暴无情的犹太人奴役。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问题、“英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欧洲”问题或“非洲”问题 而是所有白人男性生存的问题。

用最基本的理由来说,巴塞洛缪·白金汉出生在泰晤士河畔、汉斯·施密特出生在莱茵河畔、皮埃尔·杜布瓦出生在……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塞纳河、斯德哥尔摩的佩尔·奥拉夫松、德班的埃里克·伊拉斯谟、俄亥俄州波顿克的乔·多克斯或新西兰奥克兰的约翰·史密斯,与“是否还有更多”这个问题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巴塞洛缪、汉斯、皮埃尔、佩尔斯、埃里克、乔还是约翰?

我们的星球上充满了五彩缤纷的生物,它们的数量是我们的四倍多 而且在我们所有的国家里,我们被告知,这些低等生物是我们的“平等者”,它们能够投票决定我们的钱财去向。

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荣誉。按照老一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观念,我,林肯·罗克韦尔,却应该珍惜、关心并忠于一些最卑劣的后代。

丛林之子,只要他们的黑人母亲把他们带到美国某个沟渠或肮脏的婴儿床里 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当然就是“美国人”了,而我们不都是为了“美国”吗?

还是我应该忠于这些可怜的半人半兽,我的“美国同胞”,为了他们而死,屠杀数百万最优秀的同胞,仅仅因为一群好莱坞犹太人教导我们美国人必须仇恨德国人?

或者,我是否应该前往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

忠诚,为此我必须杀害自己的人民,甚至可能丧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自己?我对这片土地的忠诚难道就止步于此吗?
加拿大边境?

但或许我应该效忠的是“美国主义”,为了它我必须向德国的男女老幼宣战。然而,当我审视他们所谓的“美国主义”时,我发现它主要体现在甘愿顺从地接受犹太人对我的文化、政府、宗教、娱乐乃至性生活的掌控。

不,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我唯一能发自内心忠诚的 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忠诚 是我与自己同胞之间基于种族,进而也基于文化的兄弟情谊,无论他们出生在何处!当这种忠诚受到挑战,我的同胞身处险境时,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虚构的地理边界之外,就假装我们必须彼此猜忌,这简直是荒谬至极。仿佛只要一群国际犹太人精心策划和煽动,我们这些白人就必须互相残杀,互相炸成灰烬,永远彼此仇恨,仅仅因为我们是“贸易竞争对手”,或者为了“美国民主”,或者为了“大英帝国”,或者为了世上任何其他东西。

我是一名白人,也是所有其他白人的兄弟,我决心与他们站在一起,并在必要时带领他们战斗,以对抗地球上有色人种对白人的难以言喻的威胁 而这一切都是由诡计多端的犹太人领导的!

但就像在穿越毒蛇出没的丛林的比喻中,第一个人一样,太多白人“领导人”未能意识到问题的全球性严重性,反而以为这只是“他们”国家的问题,而且只需一半就能解决。

措施。

极少数真正意识到白人处境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的人,在我们到来之前,都试图用远不足以支撑一场生存之战的武器进行反击。大多数优秀的领袖都认为,一小群被围困的白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那些聚集在假想的界线后,勇敢地在微风中挥舞着不同颜色布条的地理群体,可以靠自己生存下去,至于其他拥有不同颜色布条的白人,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犹太人从未犯过将自己真正划分成这些虚假的地理“阵营”的错误。恰恰相反,犹太人带着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混血主义 正在攻击所有白人,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正派遣他们的黑人军队入侵我们所有国家,对世界白人精英发动全面进攻,完全无视“国家”边界、国旗、语言或文化。面对这种由种族造成的全面国际灭绝威胁,数百万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人却还在喋喋不休地念叨着“美国帝国主义”、“大英帝国”、“肮脏的天主教徒”、“不道德的无神论者”、“共和党人”、“工党分子”、“该死的美国佬”、“德国优先”等等,没完没了,令人作呕。

就像一群被绑匪和杀人犯围困的小男孩,面对致命的危险,他们却忍不住争论谁的脑子更灵光,暂时忘记了危险。我们这个时代的战斗 如果真有战斗的话 是为了白种人的生存!

为了生存,白人将不得不重新征服这片曾经被其祖先用鲜血征服并文明化的土地。在国际犹太势力的旗帜下,有色人种正威胁要将文明倒退回野蛮状态。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旗帜下,世界各地的白人将征服地球,拯救文明。

犹太人对文明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巨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煽动数百万白人互相残杀,高喊着“民主!”“上帝与我们同在!”“解放奴隶!”“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他们正准备进行最后的血腥屠杀,届时我们将分别高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两队白人将用犹太人资助的氢弹互相屠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这些自相残杀、自取灭亡的战争中,犹太人毫不犹豫地为他们邪恶的事业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同胞,就像他们在上一次骇人听闻的屠杀中所做的那样。

20世纪40年代。犹太人意识到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他们正在为人类知识的最高价值而战

他们渴望掌控整个地球 他们从不回避基于对如此重大利害关系的认知而得出的战略和战术上的必然结论。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我们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强大的意志力,直面残酷的现实,并采取果断、迅速且有效的行动。

犹太人几乎已经赢得了他们长达四千年的革命的最后一步 公开的世界霸权。他们现在拥有操纵和控制世界一切活动的绝对秘密权力,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彻底洗脑,瓦解民众的意志,使他们的世界统治成为公认的正式权力。四千多年来,他们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一路战斗并最终获得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力。只有奇迹才能阻止这些狂热战士的最终胜利,尽管这样的胜利对人类来说将是极其悲惨和邪恶的。

即使是大多数犹太人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也对古代犹太预言抱有一种难以解释的信念,认为当“律法从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传出”时,犹太人的千年将到来,他们将拥有并统治地球。

他们现在就在耶路撒冷,只差几个街区就能完全占领这座城市了![注:洛克威尔指挥官是在1967年战争之前写下这些文字的,那场战争中犹太人占领了耶路撒冷的其余部分。] 他们正经历着一场全球性的狂热,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我们将给予他们的彻底胜利,他们甚至正在特拉维夫准备他们献祭式的胜利狂欢!

面对这种难以言喻的威胁 全世界和我们所有人都将沦陷于一群犯罪偏执狂的暴政之下 大多数右翼领导人的狭隘沙文主义、保守主义和地域主义简直愚蠢至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杂种、犹太人,带领数百万野蛮人对文明的白人精英发动全球性攻击,而历史的终结近在眼前,只有最短视的领导人才会继续让我们的孩子分裂成各种“阵营”,比如美国人、南方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德国人、北方佬、无神论者、荷兰人、保守派、爱尔兰人等等,名单之长令人心碎。

犹太人可能具备所有这些特质 但首先,他是一名犹太人!

拯救文明之人的首要任务 这需要拯救白人 是让白人将种族置于一切忠诚之上,并对此有至高无上的认识。我们的人民可以成为民主党人、德国人、天主教徒或英国人,只要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首先,他们必须是白人!否则,犹太人会让我们分裂、无助,让我们对自身的种族团结和力量浑然不觉,而他们自己则会以犹太人的身份狂热战斗,无论身在何处,直到一切结束。

电视、火箭和喷气式飞机的世界已经变得太小,任何地方的任何白人群体都无法再享受为了犹太人而自相残杀的自杀式奢侈,无论宣传中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当我们遭受由狂热邪恶的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敌人领导的无穷无尽的敌人的猛烈攻击时,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自相残杀的后果。白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劣势,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未能或拒绝认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他们让自己陷入无数琐碎的争吵中,而他们的种族却几乎被逼到了灭绝的边缘。

就像比喻中的第一个人一样,我们尚未理解前路,也未弄清障碍的本质,而最糟糕的是,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必须赢得的目标 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个目标就是,也必须是白人对地球的统治,因为文明完全依赖于白人的这种统治。任何次要的目标都毫无价值,就像一个即将被绞死的人服用维生素以达到完美健康状态毫无意义一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而世界这样一个极其困难且意义深远的目标,正是如此。
胜利并非靠运气、偷偷摸摸、半吊子措施、祈祷、希望、华丽的演说、小册子或零星暴力就能赢得。我们必须追求并实现的,是一场反对犹太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世界反革命。

革命绝非自发偶然的起义,而是冷酷无情、科学严密的计划和斗争的产物,其根基在于社会剧变的永恒规律。在干草叉和街垒背后,永远隐藏着策划者们烛光下的阴谋 否则革命早就结束了。

我们寥寥几位领导人不仅未能意识到我们必须达成的目标规模之宏大前所未闻,而且在规划方面也完全没有承担起他们肩负的艰巨责任。一次又一次,那些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出现,带领我们徒劳地试图抓住老虎的尾巴,最终却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精力、鲜血和英雄气概,陷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斗争,最终总是被猛兽的一记重击彻底击溃。

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瓦解和击败犹太世界革命
一场反世界革命。
任何革命都必须精心策划,并遵循支配群体行为的铁律。面对犹太人强大的国际势力,一场世界革命的策划和执行,其精妙程度和冷酷无情,在世界历史上都无与伦比。

革命这种灾难性的社会动荡最基本的原则是:“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听起来或许残酷无情,但却是事实:人类变革的目标越大,为了实现目标就必须流淌的鲜血和泪水就越多。

只有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运动才能扭转西方世界的自取灭亡的趋势,并为白人开启又一个千年的生存之路,而这样的运动永远不可能实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以任何安全、无痛或轻松的方式推出 更不用说赢得 了。
即使是普通的苦难和殉难，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那种运动而言也显得微不足道。当前这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殊死搏斗，其一切皆是，也必须是。

我们要像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如果想要赢得比赛，就不能回避奥林匹克式的痛苦。

伟大的运动总是需要数百万人为之献身，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投身于事业之中。而这庞大的群众绝不会被“贸易顺差！”或“州权！”之类的口号所煽动，从而投身革命的烈焰。唯有源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根本驱动力，才能将行动迟缓的群众从无知的冷漠中唤醒，使他们彻底沉浸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没有什么比英雄主义更能触动群众的这些根本情感，也只有至高无上的英雄主义才能将白人从麻木和对犹太人的恐惧中拯救出来。

除了纳粹万字符，除了阿道夫·希特勒，没有任何其他符号能够如此巧妙地制造出迫害和随之而来的英雄主义，而唯有这两者才能将白人团结起来，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反犹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革命浪潮。在阿道夫·希特勒出现之前，全世界的白人没有任何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英雄、共同的烈士、神圣的圣地、名字和象征。然而现在，在数百万年轻的德国白人为了白人精英的利益，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战斗中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之后，我们终于拥有了血染的圣地、象征和烈士，而这正是革命最基本的要素。

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一点，那么敌方阵营中数百万同样宝贵的年轻白人男性，为了邪恶的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战，他们的生命将毫无意义地白白牺牲。

这是一场惊人的血祭，并以此确保宝贵的白人鲜血永远不会再为犹太人和黑人而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这些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幸运继承者 这些珍贵的、沾满鲜血的旗帜和神圣名字的接受者 却将他们的遗产视为“不切实际的”。

“我们公开拥护国家社会主义和纳粹标志永远赢不了,”这些先生们无力地解释道。“犹太人教唆人们仇恨他们太多了,”他们补充说。“如果我们公开使用纳粹标志并赞扬希特勒,他们会把我们关进监狱或杀了我们!”难道他们没有把所有制造……的人都关起来吗?

把包括红色革命的犹太人在内的革命者关进监狱 甚至杀害他们中的一些人?难道我们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比一群犹太人还要胆小懦弱吗?这些优柔寡断的人极力想要避免的迫害和流血,恰恰是我们胜利的必要条件!

这些话并非空话。我亲身在美国 世界犹太人的权力中心 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我遭受殴打,锒铛入狱,被送进精神病院,失去了挚爱的家人,过着如同牲畜般的生活。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十二天后,我将再次面临牢狱之灾。这些事情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心碎 但它们必须是这样的!

短短两年时间,我已在世界范围内为白人而战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最初只是一个身无分文、默默无闻、孤立无援的个体,就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 这仅仅是因为我心怀感激和爱意地使用了那些浸透了无数鲜血和泪水的珍贵名称和符号 纳粹万字符和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短暂而耀眼的政治胜利总是唾手可得。与其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汗水和努力锻炼肌肉来撑起一件外套,不如在夹克里塞入垫子来得简单快捷。五十年来,完全依靠垫子建立起来的“右翼”或白人运动一直在稳步兴衰。

通过推崇母性、美德和爱国主义等等,并避免直言此类组织的真实目的 即必然是消灭…… 的残酷本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那些被称作“人类的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人 一大群胆怯的“爱国者”、“保守派”,甚至还有一些“强硬的”反犹分子 其实可以被集中起来。但这些人并非因为革命热情高涨、恨不得立刻走上街头攻击迫害他们的人而加入这样的运动。相反,他们加入“爱国者”组织,是为了通过假装用他们所谓的“巧妙的地下手段”与犹太人及其叛国和恐怖行径作斗争,来减轻内心的愧疚。他们每周一次在“集会”(当然是私下的)上发泄对犹太人和黑人暴政的积压不满,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家,开始新一周的利益、派对和电视生活。

这些“大力鼠”们一听到有人建议他们或许应该在街头散发传单,或者抗议犹太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行径就惊恐万分。如果有人不仅揭露犹太人的真面目,还揭露这些政治懒汉 他们吸走支持和精力,阻碍真正的斗争 这些“英雄”们就会咆哮着说,你是挑拨离间的特工,想把他们都钉在十字架上,让他们像纳粹一样被钉死 要不是他们那令人作呕的懦弱,他们或许真的就是一群纳粹。

世界反犹革命的任务不是吸引和组织这些卑鄙的家伙,而是要把他们赶走,让他们彻底消失,让他们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榨取运动中那点微不足道的支持,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项目”。没有什么比纳粹标志更能达到这个目的了。那些政治傀儡、投机分子、娼妓和懦夫们,就像魔鬼逃离圣水一样,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离了这个带钩的十字架。

另一方面,纳粹标志对我们需要的那些胆大妄为、无所畏惧的年轻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出于纯粹的白人本能而仇恨黑人。当他们了解到犹太人在黑人遭受的耻辱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们会在几分钟内变成纳粹分子。

然后只需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也能理解。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更深层次的意义、理想主义以及运动的真正目标。

但比这些优势更重要的是,血染的纳粹标志对犹太人有着一种超自然的影响。它毕竟只是几条黑线 但它却能让犹太人丧失往日狡猾和精于算计的本能,变得歇斯底里、愚蠢至极。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几条线,更是无情揭露、迅速审判和可怕复仇的可怕威胁,而他们罪恶的良心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他们罪有应得的。这就像一幅电椅的画面,对一个被追捕的杀人犯来说,如同触目惊心一般。

一个冷静、精于算计的犹太人是世上最危险的野兽。凭借其邪恶、扭曲却又精明的理性,犹太人几乎征服了我们所有人。然而,一个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地尖叫的犹太人,因仇恨和对罪行惩罚的恐惧而神志不清,却如同顽固的橡皮泥,任由一个精于算计的纳粹分子摆布。

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犹太委员会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让犹太人无视我们。但是,这群罪恶的小人儿们做不到!

当他们看到纳粹标志,听到我们赞扬希特勒,描述叛徒的毒气室时,他们就变成了尖叫、疯狂的犹太人,他们总是因为疯狂的仇恨和复仇的激情,在最后一刻毁掉自己的胜利。

其结果正是政治运动的命脉:宣传!尽管犹太人掌控着所有公共信息媒体,但纳粹标志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街头游行示威,如果被曝光或忽视,就等于暴露了他们的意图。当然,他们完全可以压制新闻。

但后来太多人意识到他们的媒体影响力,
审查制度。当这个年轻的运动能够迫使大型国家电视台、杂志、报刊等媒体公开其存在时,它就如同号角一般,召唤着数百万渴望此类运动的沮丧之人。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联系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从未加入过任何“爱国”组织,却最终无法抗拒美国纳粹党和世界联盟的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社会主义者。[注:洛克威尔指挥官在1967年6月的最后一次全国参谋会议上,正式将其组织名称改为国家社会主义白人党。]

纳粹标志和希特勒远非右翼的绊脚石,反而是解决右翼永恒问题 金钱的答案!

当你没钱买纸、没钱租会议厅等等 就像我们这边从来不会那样 你就可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自制传单,举行纠察 这一切都是免费的。犹太人会群情激愤,发起攻击 然后你就可以免费使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犹太电视台、报纸、杂志等等。当然,你可能会受伤流血,还得在监狱里待一段时间养伤。但为了获得惊人的成果,这点代价微不足道。

除了公开以纳粹身份行动所带来的免费宣传之外,你还会发现,这种胆大妄为本身就能吸引你需要的年轻战士,即便他们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他们崇拜的是赤裸裸的勇气和胆识。之后,当他们对事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他们会为了理想和白人而战。但在那之前,这些宝贵的言论自由捍卫者只会为了寻求刺激而战。

最重要的是,纳粹标志将使你免于右翼的根本错误 这种美好的理由将改变世界,并将我们从犹太暴君手中拯救出来。

理性在人类社会中仍处于萌芽阶段,它是一种珍贵而罕见的进化产物,只存在于极少数智人变异的大脑中。即使是那些能够真正独立运用理性的少数天才,也几乎完全无法按照理性的指引行事 这正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在这个不欣赏他们及其理性的世界里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支配世界的是力量、权力、强权,从潮汐的涨落到邻居加入扶轮社的决定,无不体现着这一点。只有极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会因为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而改变主意。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当今的“知识分子”改变想法只是为了随波逐流。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总是屈从于最强有力的观点 那种能带来好处、避免惩罚的观点。

右翼审视其理由、论点和事实,发现它们真实且合理 即便它们确实如此。然后,他们便对隔壁那些邋遢鬼无法理解和欣赏这种正确性感到愤怒,很可能还会因为宣扬“仇恨”而将他们赶出家门。但这不过是现状罢了。那些邋遢鬼只会坚持那些看起来最能展现力量和权力意志的观点。他们在理性思考方面完全是无可救药的女性化,而且总是、总是把力量置于“正确”之上。

当她们对我们的纳粹标志和国家社会主义说“不”时,她们只不过是永远的女性在说“不”,但她们的意思是:“如果你接受我的‘不’,那你就是个懦夫,没有资格得到我的恩惠。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男子气概和力量,让我说‘是’!”

他们现在恨我们,是因为我们软弱无力。无论我们如何粉饰太平,用尽一切道理,也永远无法让他们爱上我们或我们的理念,除非我们赢得他们的尊重和钦佩,让他们认可我们的意志、勇气和力量!尽管他们愚蠢,但他们嗅到力量的本能依然纯粹,而那些试图以“爱国者联盟”或其他看似安全稳妥的团体为幌子偷偷传播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正是懦夫和卑鄙小人的行径,理所当然地令人作呕。

去他妈的那些偷偷摸摸、更安全的手段!它们和直接公开的手段一样,都会让我们遭受迫害,而且每次都注定让我们落得个可怜的、偷偷摸摸的失败。如果我们注定要成为征服世界的白人最后的幸存者;如果我们最终注定要被一群老鼠淹没,至少让我们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坦然面对种族的灭亡 像个真正的男人。

我们不要像老鼠一样卑躬屈膝地乞求怜悯,也不要偷偷摸摸地假装自己是老鼠!

让我们站在历史的绞刑架上 如果我们必须被绞死 就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纽伦堡的烈士们,高大而骄傲!难道生活如此美好,安逸如此珍贵,在犹太人的会计事务所工作如此神圣,以至于我们害怕抓住阿道夫·希特勒从我们光辉的过去伸出的那只手?再一次,

去他妈的潜行和安全!

狡猾奸诈是犹太人的天性。我们民族的精髓在于其无比的活力、坚韧不拔的意志、直率坦诚的性格、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炽热的英雄主义。当犹太人凭借经济恐怖主义、监狱、恶霸和刽子手,恐吓白人放下武器,并诱使他们试图用阴险狡诈的手段来对抗犹太人的暴政时,犹太人就彻底削弱了曾经强大的白人,注定要让他们蒙羞受辱、走向失败。白人永远不可能靠阴险狡诈赢得胜利!

在北欧文明的曙光中,那些低等种族只能蜷缩在简陋的茅屋里祈祷:“主啊,救我们脱离北方人的怒火!”正是这样的人缔造了西方文明。如果如今文明要从堕落的犹太人、他们食人成性的同伙以及他们那些道德败坏的自由派朋友手中拯救出来,那也只能是这样的人,绝不偷偷摸摸!

白人!你们血管里流淌着你们祖先的钢铁之血!阿道夫·希特勒高大的身影伸出一只巨手,将你们高高举起,引领你们走向征服世界的权力巅峰!你们在矮人面前卑躬屈膝已经够久了!现在,站起来!反抗你们脚下的鼠辈和害虫!让他们感受你们靴子的威力!把他们踩在脚下!

你一直沉睡着。当你醒来,站起身来,当民众再次看到一个强权人物的模样,他们会像现在恨你一样爱你。你胸中燃烧着希特勒点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花,你将所向披靡!在纳粹的旗帜下,你必将胜利!

与美国、英国、冰岛、丹麦和其他白人国家的英雄们携手,他们高举神圣的卐字旗帜,并用鲜血捍卫它。它从……升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柏林的灰烬将永远化为乌有。与我们一同站在阿道夫·希特勒和征服世界的白种人的祭坛前,像我们一样誓死捍卫生命,将西方白人文明的秩序和正义再次带回世界。

让我们再次教训那些叛徒、老鼠和矮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屋里瑟瑟发抖,祈祷:“主啊,救我们脱离北方人的愤怒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致我的军团战士们,第八章 民主对抗国家

科尔内留·泽利亚·科德雷亚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议会

由于这次选举,我进入了议会;当时我孤身一人。
身处敌对世界之中。我缺乏议会生活的经验,也缺乏民主演说的天赋 那种演说充斥着空洞却浮夸华丽的辞藻、矫揉造作的姿态和大量的傲慢无礼。那些助人成功、步步高升的特质,上帝并没有赋予我 或许是为了防止我受到诱惑,攀登政治阶梯。

我在议会期间,始终恪守礼仪,尊重长辈,即便他们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没有嘲笑、辱骂或讥讽过任何人。

或者冒犯了任何人,这意味着我无法融入那种生活。我一直处于孤立状态,不仅因为我与其他人格格不入,更是因为我与那种生活完全隔绝。

一天晚上,时间已近尾声,议事接近尾声,席位几乎空无一人,我被允许发言。我试图说明,我们的国家已被犹太人入侵;入侵最严重的地方,人类的苦难也最为可怕:在马穆雷西,犹太人在我们土地上的出现预示着罗马尼亚人的灭亡;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我们终将灭亡;最终,罗马尼亚民族的领袖,那些自诩为民主世纪和政党领袖的人,在这场斗争中背叛了他们的人民,将他们置于……

他们自己为国家或国际金融事业服务。
我指出,在马尔莫罗什空白银行(这个犹太人阴谋和腐败的巢穴)的投资组合中,有很多政客都曾从这家银行“借钱”;布兰德施先生,

副国务卿 1 1 1,000 列伊;塔拉尼亚斯卡银行 (Banca Taraneasca) 达维利亚,4,677,000 列伊; lunian先生 407,000 lei; Madgearu 先生 401,000 列伊; Filipescu 先生 1,265,000 列伊;拉杜卡努先生 3,450,000 列伊; Raducanu 银行 10,000,000 列伊; Pangal 先生(罗马尼亚苏格兰分礼会会长)3,800,000 列伊;先生。
Titulescu 19,000,000 lei 他们都是罗马尼亚公众的领袖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生活。“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我没能拿到清单。”有人打断我说:

“这是借来的钱,会偿还的。”

我回答说:“这笔钱能否偿还,我不知道。”

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当有人从这样的金融机构借钱时,他一旦借到钱,就负有偿还的义务。

权力,为了满足它,或者即便他没有权力,也要支持它,但无论如何,当它应该被揭露的时候,他都不会揭露它。

我随后宣读了一份清单,从中我列举出来,无可辩驳地证明,自战争以来,罗马尼亚国家在民主制度下 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形式 被骗走了约500亿列伊!然而,所谓的“民主”领导层却秉持着对人民进行永久“控制”的基本理念,在长达15年的执政期间,人民 这个伟大的控制者 竟然被窃取了高达500亿列伊的巨款。之后,我对民主制度提出了几点批判性的看法。

最后我提出了七项要求:

1. 我们要求对挪用公款的欺诈者处以死刑。这时,神学院的伊斯皮尔教授打断了我:“科德雷亚努先生,你自称是基督徒,是基督教理想的传播者。我提醒你,你刚才提出的观点是反基督教的。”我回答说:“教授,如果要在国家灭亡和窃贼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我宁愿选择窃贼的死亡。我认为,如果我不让窃贼毁掉我的国家,我就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2. 我们要求调查并没收这笔财富。

那些让我们的可怜国家流血的人。

3. 我们要求将所有被证实通过支持不正当的私人投机或其他任何方式损害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绳之以法。

正义。

4. 我们要求今后禁止政治人物参与……

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行政委员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企业。

5. 我们要求驱逐那些来到这里榨取我们土地上的财富、剥削我们劳动成果的无情剥削者。

6. 我们要求宣布罗马尼亚领土为
罗马尼亚民族不可剥夺和不可撤销的财产。

7. 我们要求所有竞选代理人投入工作,并建立统一指挥部,以激励整个罗马尼亚民族团结一心,齐心协力。

这些是我首次公开提出几项我认为最为紧迫的政治措施。它们并非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或意识形态探索,而是对罗马尼亚人民当时迫切需要什么进行即刻思考的结果。

六个月后,出现了一些相当受欢迎的运动,它们的纲领中都包含了我的最初三点:

1. 死刑,

2. 对财富的调查,以及

3. 防止政治家进入行政委员会 这意味着其他人也认为这是必要的。

关于民主的几点看法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希望以一种任何年轻的军团士兵或工人都能理解的方式,阐述我从日常经验中得出的几个结论。我们生活在……

服装,民主的形式。它们是好是坏?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确实看到:我们清楚地知道,欧洲那些更文明、更强大的国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抛弃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脱掉旧衣服,换上新衣服。是因为旧衣服很好吗?其他国家也在努力脱掉旧衣服,更换新衣服,为什么?难道所有国家都……

疯了吗?难道只有罗马尼亚政客才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我实在难以相信。

当然,那些改变它们的人或者想要改变它们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但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理由呢?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是什么理由会促使我们罗马尼亚人脱下这层民主的外衣。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弃用它们,如果它们适合我们,那么即使整个欧洲都应该弃用它们,我们也应该保留它们。然而,它们对我们也并非全然有益,因为:

1. 民主破坏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团结,使其分裂成各个党派,煽动民众,最终导致分裂,使其在历史上的艰难时刻不得不面对犹太势力的联合阵线。仅此一点就足以严重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们宁愿放弃民主,转而选择任何能够保障我们团结的制度: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分裂意味着死亡。

2. 民主制度将数百万犹太人转变为罗马尼亚公民,使他们与罗马尼亚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国家权利。平等?基于什么?我们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我们用犁耕耘,用武器战斗;我们用劳动和鲜血。为什么我们要与那些在这里仅仅生活了100年、10年或5年的人平等?看看……

过去,是我们创建了这个国家。展望未来,我们罗马尼亚人对大罗马尼亚的存在负有全部历史责任;他们没有任何责任。犹太人怎么可能……

在历史上,他们是否应该为罗马尼亚国家的消亡负责?总而言之:他们在建立国家的劳动、牺牲和战斗方面没有平等地位,在……方面也没有平等地位。

对自身未来负责。平等?根据一句古老的格言,平等意味着对不平等的事物区别对待。犹太人要求平等对待和政治权利的依据是什么?

与罗马尼亚人相比如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民主制度无法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它分裂成执政一、二或三年的政党,因此无法……
构思并实施一项长期计划。一方否决另一方的计划和努力。今天由一方构思和建造的东西,明天就被另一方拆毁。在一个亟需建设的国家,其历史时刻本身就是建设,民主的这种缺陷构成了一种威胁。这好比在一个农场里,主人每年更迭,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计划而来,推翻前任的成果,他们的劳动成果又会被下一个主人推翻。

明天。

4. 民主制度使得政治家无法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即使是最有善意的政治家,在民主制度下也会沦为支持者的奴隶;他要么满足他们的诉求,要么……
个人私欲要么让他失去支持,要么让他失去拥护。政客生活在选举代理人的压迫和持续威胁之下。他被迫在放弃毕生心血和满足支持者之间做出选择。然后,政客满足了他们的私欲;但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动用国家财政。他创造就业岗位、职位、任务、委员会、闲职,所有这些都加重了国家预算的负担,使本已不堪重负的人民雪上加霜。

5. 民主制度缺乏权威,也缺乏制裁的权力。一个政党为了避免失去支持者,不会对那些通过盗窃或挪用公款等丑闻商业交易获利的人实施制裁;同样,它也不会对政治对手实施任何制裁,以免对手揭露其自身的不正当交易和不当行为。

6. 民主制度服务于庞大的财政体系。由于其昂贵的运作机制以及各群体间的竞争,民主需要大量的资金。由此自然而然地导致……

它沦为庞大的犹太国际金融集团的奴隶,后者通过补贴来奴役它。就这样,一个民族的命运落入了银行家阶层的手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选举、甄选、遗传

一个民族不能按照其人民的意愿被领导:这是民主模式;也不能按照某个人的意愿被领导:这是独裁模式。

但要依法行事。我这里说的不是人为制定的法律。
生命有其自然规律,死亡也有其自然规律。生与死,二者皆有其规律。一个国家走向生死存亡,取决于它对其中哪一种规律的尊重程度。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在一个国家里,谁能够理解或凭直觉认识到这些规范?是人民?是大众?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就太多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很多人连更简单的法律都理解不了。必须反复强调才能让他们明白
必要时甚至可以施以惩罚。

以下是一些对人民生活至关重要的法律示例,但许多人却难以理解:例如,在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病人必须……

隔离和全面消毒是必要的;阳光必须进入房屋,因此房屋应该有大窗户;如果牛得到更好的喂养和照料,它们就能为人类提供更多。

营养等等。如果大众不理解或只能勉强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则,那么又怎能想象它在……中的作用呢?

民主必须由自身来领导,它能够理解最深奥的自然法则;或者说,它能够凭直觉了解人类领导中最微妙、最不易察觉的规范,这些规范……

超越自身、自身生活、自身生活必需品,或者说不直接适用于自身,而是适用于更高层次实体(即国家)的计划?
无论是做面包、制鞋、犁、耕作,还是开有轨电车,都需要专业化分工。那么,在其他行业,专业化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要论及要求最高的领导力　国家领导力呢?难道领导者不需要具备某些特质吗?

　结论:一个民族不具备自我治理的能力。它应该由其精英阶层来治理。也就是说,由那些生于其民族之中、具备某些才能和能力的精英阶层来治理。

各有所长。正如蜜蜂培育蜂后一样,一个民族也必须培养精英。同样,民众在需要时,也会向精英　国家的智者　寻求帮助。

　谁来选出这群精英　大众?任何“理念”都能找到支持者,任何竞选公职的人都能获得选票。但这并非取决于民众对这些“理念”、“法律”或“候选人”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完全不同的东西:取决于个人赢得大众好感的技巧。没有什么比这更反复无常、更不稳定的了。

他们的意见比大众的意见更为独特。自战争以来,这群人一会儿是阿韦斯坎派,一会儿是自由派,一会儿是民族主义者,一会儿是民族农民派,一会儿又是约尔根派等等,他们互相吹捧,一年后又互相唾弃,以此来承认自身的错误、迷失和无能。他们的选择标准是:“我们再试试别的吧。” 因此,他们的选择并非基于判断和知识,而是随意而凭运气。

　这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包含真理,另一种包含谎言。真理只能有一个　被提出。这个问题付诸表决。一种观点获得10000票,另一种获得10050票。

50票的差距真的能决定真相还是谬误吗?

真理既不取决于多数人,也不取决于少数人;它有其自身的法则。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战胜了所有多数派,即使是压倒性的多数派。

　真理的探寻不能交给多数人,正如在几何学中,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有效性不能交给大众投票来决定;或者就像化学家一样。

制造氨气并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决定氮和氢的含量;或者说,一位研究农业及其规律多年的农学家,也不需要求助于……

许多人试图通过投票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

　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精英吗?那么,为什么士兵不能选择精英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何选出最佳将领?为了做出选择,这个集体评审团必须非常清楚:

a) 战略、战术、组织等方面的规律以及
b) 该个人通过其天赋和知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规律。

缺乏这种知识,任何人都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民众希望选出自己的精英,就必须了解国家领导层的运行规律,以及候选人的资历和知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规律。然而,民众既无法了解这些规律,也无法了解候选人。因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精英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

国家不能由大众选择。试图选出这些精英,就好比通过多数投票来决定一个国家应该由谁来担任诗人、作家、机械师、飞行员或运动员一样。

因此,基于选举原则、自行选拔精英的民主制度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而我们乡村的种种弊端、混乱和苦难正是由此滋生。我们在此触及了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可以说,所有其他错误都源于这种错误的民主观念。

当民众被要求选择他们的精英时,他们不仅无法发现和选择一位精英,而且除了少数例外,往往会选择国家中最差的精英。

民主不仅清除了国家精英,而且还用国内最卑劣的人取而代之。民主选举出的都是毫无顾忌、毫无道德底线的人;那些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人。

因此,那些拥有更高腐败能力的人 骗子、江湖术士、煽动家 在选举活动中如鱼得水,这才是更好的选择。一些正直的人,甚至一些有良知的政治家,或许能够混入其中。但他们终将沦为前者的奴隶。

一个国家的真正精英将会被击败、被清除,因为他们拒绝在这种基础上竞争;他们会退缩并隐匿起来。因此,这对国家来说将是致命的后果。当一个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由所谓的“精英”领导,而这个“精英”又是由该国最糟糕、最腐败、最不健康的人群组成,那么难道一个人就不能问问为什么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正走向毁灭吗?

这就是其他一切罪恶的根源……全国充斥着不道德、腐败和淫欲;国家财富遭到盗窃和掠夺;人民遭受血腥剥削;贵族阶层贫困潦倒;各级官员缺乏责任感;国家混乱无序;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财客涌入,收购那些以极低价格出售商品的破产商店。整个国家都被拍卖了。

“谁付得更多?”归根结底,这就是民主最终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在罗马尼亚,尤其是在战争之后,民主通过选举制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由罗马尼亚犹太人组成的“民族精英”,这个精英既不是基于勇敢,也不是基于爱国,也不是基于其他任何因素。
牺牲,但背叛国家,满足个人利益,行贿,贩卖权势,通过剥削和贪污致富,偷窃,懦弱,以及阴谋诡计来击败任何对手。

如果这个所谓的“国家精英”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将会导致罗马尼亚国家的毁灭。因此,归根结底,罗马尼亚人民今天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用一个真正以美德、爱国奉献、正义和爱人民、诚实、勤奋、秩序为基础的国家精英阶层,来取代这个虚假的精英阶层。

自律、诚实守信、荣誉至上。
谁来做出这样的替换?谁来让真正的精英掌权?我的回答是:除了普通民众之外的任何人。我接受任何制度,除了“民主”,因为在我看来,民主正在扼杀罗马尼亚人民。

罗马尼亚的新精英,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精英,都必须建立在社会选择原则之上。换句话说,就是将一群具备某些特质的人选拔出来,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

然后,精英阶层自然而然地从国民中选拔而出,即从庞大而健康的农民和工人群体中选拔出来,他们与土地和国家紧密相连。这部分人就成为了领导我们国家的民族精英。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何时可以征询民众的意见,何时又必须征询民众的意见?在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决策之前,应当征询民众的意见,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判断自己是否能够或不能,是否在精神上准备好走上某条道路。在关乎国家命运的事项上,应当征询民众的意见。这才是人民的协商;它并非指选举……

人民的精英。

但我还是要问:“谁来决定每个人在精英阶层中的位置,谁来评判每个人?谁来选拔和册封新精英的成员?”我的回答是:“之前的精英阶层。”

后者不挑选也不命名,而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和道德品质,将他们祝圣到其应有的位置上。祝圣仪式由精英阶层的首领经协商后举行。

以及他的精英阶层。因此,一个国家精英必须确保留下一个能够继承其位置的精英阶层,然而,这个精英阶层并非基于世袭原则,而仅仅是基于严格执行的社会选择原则。世袭原则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这一点。根据社会选择原则,这个精英阶层会不断地从国家内部的各个层面得到更新,

精英阶层始终保持活力。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在于,精英阶层的形成建立在……的基础之上。

它摒弃了赖以诞生的甄选原则,转而奉行世袭原则,从而使这种不公正且应受谴责的出身特权制度合法化。民主制度的诞生正是为了抗议这一错误,为了清除堕落的精英阶层,为了废除出身特权。对甄选原则的抛弃导致了虚假堕落的精英阶层的出现,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民主制度的畸变。

选择原则同时否定了选择原则和遗传原则。它们相互抵消。它们之间存在冲突;因为,要么存在选择原则,要么不存在选择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意见和投票就无关紧要了,或者大众投票给某些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遴选就不再起作用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同样,如果采用社会选择原则,遗传就不起作用。除非继承者符合选择规律,否则这两个原则无法同时成立。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精英 那么,谁又能指代第二精英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其中蕴含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精英是在与堕落的、虚假的精英的斗争中诞生的。而这一切,也遵循着选择原则。

因此,总而言之,精英的作用是:

a) 按照一个民族的生活规律来领导一个国家。

b) 留下一个继承精英阶层的群体,这个群体并非基于遗传原则,而是基于选择原则,因为只有精英阶层才了解生活的规律,并能判断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这些规律。

对这些法则的理解和认识。这就像一个园丁精心照料他的花园,确保在他去世之前找到继承人,找到接班人,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决定谁能胜任。

与他共事,接替他的位置并继续他的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精英阶层必须建立在什么之上?

a) 灵魂的纯洁性。

b) 工作能力和创造力。

c) 勇敢。

d) 艰苦的生活和与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进行的持续斗争,

e) 贫穷,即自愿放弃积累财富。

f) 对上帝的信仰。

g) 爱。

有人问我,我们迄今为止的活动是否与基督教教会的活动路线一致。我的回答是:我们严格区分我们所遵循的路线与基督教教会的路线。

基督教教会。教会高高在上,主宰着我们。它臻于完美,崇高无上。我们不能为了解释自己的行为而降低这个境界。

我们通过我们的行动,通过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都趋向于这条线,我们因肉体的罪孽和原罪的堕落而越陷越深,最终也越发向着它攀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允许。我们通过世俗的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自己,向这条界限迈进,还有待观察。

个人,国家
集体,国家

“人权”不仅受其他人的权利限制,也受其他权利的限制。人权包含三个不同的方面:

1. 个人。
2. 当前的国民集体,即在某一特定时刻生活在某一特定国家的所有国民的总和。
3. 国家,这个历史实体,其生命跨越数个世纪,其根深蒂固于时间的迷雾之中,并拥有无限的未来。

基于“人权”的民主制度犯下的一个新大错是,它只承认并关注这三个主体中的一个个人;它忽视了第二个主体,甚至嘲笑它。

否认第三点。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都有生存的权利,也有不侵犯其他两人生命权的义务。
民主制度只负责保障个人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度下我们目睹了可怕的颠覆。个人认为他可以凭借其无限的权利侵犯整个集体的权利,并认为自己可以践踏这些权利。

并进行抢劫;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人们目睹了这种撕裂的景象,这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只承认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其他一切。

反过来,民族集体也表现出一种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未来 即民族权利 的永恒倾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睹了无情的剥削和……

我们的森林、矿山、石油储备遭到掠夺,人们忘记了在我们之后还有数百代罗马尼亚人,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同样希望生活并延续这种生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的国家。这种动荡,这种由民主带来的关系破裂,构成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扰乱了自然秩序,也是当今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

只有恢复自然秩序,才能重建和谐。个人必须服从于更高的实体 民族集体,而民族集体又必须服从于国家。“人权”不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民族集体权利的限制,而民族集体权利又受到国家权利的限制。

最后,人们或许会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至少个人享有诸多权利,生活美满。但实际上,这才是民主制度的终极悲剧: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在我们国家,集会自由、写作自由和良心自由何在?个人生活在恐惧、围困和审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

有人因信仰被捕,有人甚至被杀害,就像在最暴虐的统治下一样。当集会被禁止,当成千上万的人被剥夺投票权、遭受虐待、受到死亡威胁甚至被杀害时,“主权大众”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又在哪里呢?你会说:“没错,但这些人想要修改宪法,限制我们的自由,建立另一种政府!”

我问道:“民主制度能否声称一个民族没有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改变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形式,没有自由选择享有更多或更少的自由?”

这是最大的悲剧。

事实上,在民主制度下,人没有任何权利。他失去这些权利并非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迎合由银行家和选举代理人组成的政治金融家阶层。最终,个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共济会式的民主制度以空前的背信弃义伪装成世界和平的使徒,同时却宣扬人与神之间的战争。

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以及与上帝的战争。
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在于利用我们救世主的话语“和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假装在世人中间,实则摇身一变,成为“和平”的使徒,同时却谴责耶稣,将他描绘成人类的敌人。更甚者,这种背信弃义还体现在他们假装拯救人们的生命,实际上却将他们引向死亡;他们假装拯救人们免于战争,实则 如同魔鬼般 将他们推入永世的诅咒。

《国家报》

我们所说的罗马尼亚民族,不仅指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拥有共同过去和未来、穿着相同服饰的所有罗马尼亚人,而是指所有罗马尼亚人,无论生死。

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将要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将来也住在这里。

该国包括:

1. 所有现存的罗马尼亚人。
2. 我们所有逝者的灵魂和我们祖先的坟墓。
3. 所有将要出生为罗马尼亚人的人。一个民族只有在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自身的目标时,才能真正意识到自身的存在。

该国拥有:

1. 物质的、生物学的遗产 她的骨肉。
2. 物质遗产 她国家的土地和财富。
3. 包含以下内容的精神遗产:

a) 她对上帝、世界和生命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了一个领域,一种精神属性。这个领域的边界由她理解的光辉所及的视野所决定。

达到。存在着一个拥有民族精神的国家,一个拥有通过启示或自身努力获得的愿景的国家。

b) 她的荣誉,在她漫长的历史中,国家始终遵循着源于她对上帝、世界和人生的观念的规范,这体现了她的光辉。

c) 她的文化,是她自身在艺术和思想领域努力的结晶。这种文化并非国际性的,而是民族天赋和血脉的体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文化在其光芒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国际性的,但其起源却是民族性的。有人做了一个精妙的比喻:面包和小麦作为消费品都可以是国际性的,但是……

它们到处都带着它们生长之地的印记。
这三项遗产各有其重要性,一个民族必须捍卫这三项遗产。然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其精神遗产。
只有遗产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只有遗产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人们记住古希腊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体格 他们的体格和物质财富,无论他们曾经拥有什么,如今都只剩下灰烬了 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

一个民族通过其世界观、荣誉观念和文化而永存。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理性行事,不仅要考虑人民的物质利益,更要顾及国家的历史荣誉和永恒利益。换言之,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荣誉,而非面包。

国家的最终目标

这就是生活吗?

如果指的是生命,那么人们用来保障生命的手段就不是
重要的是,即使是最糟糕的也是好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各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遵循哪些原则?它们应该像鱼在海里或野兽在森林里那样,受动物本能,也就是内心的猛虎所驱使吗?

最终目的并非生命,而是复活。奉救主耶稣基督之名,万民复活。创造和文化,仅仅是手段,而非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获得复活的目的。

这复活,是神赐予我们民族的恩赐的果实,我们为此必须负责。将来有一天,地上所有的民族,连同他们所有的亡者,都将复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所有的君王和皇帝,每个民族都在上帝的宝座前占有一席之地。这最终的时刻,“死而复生”,是一个民族所能达到的最高尚、最崇高的目标。

因此,国家是一种超越尘世而延续其存在的实体。人类不仅存在于此世,也存在于彼岸世界。

圣约翰叙述他在地球之外所看到的景象时说: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明中行走,地上的君王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1]

又说:“耶和华啊,谁能不敬畏你,不尊崇你的名呢?因为唯有你是圣洁的;万国都要来敬拜你,因你的审判显明出来。”[2]

对我们罗马尼亚人,对我们的人民,如同对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样,上帝赋予了我们使命,赋予了我们历史的命运。一个人必须遵循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走上这条命运之路,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无论这条通往髑髅地的道路多么艰难漫长,我们的人民从未放下武器,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使命。即便现在,我们面前依然横亘着如山般的障碍。我常常想,我们难道会成为那一代软弱懦弱的一代,在威胁的压力下,放弃罗马尼亚的命运之路,放弃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吗?

君主制和
君主制法

1 (启示录 21、23-24)。

2 (启示录 15: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人民的最高层,凌驾于精英之上的,是君主制。
我拒绝共和国。

人们见过一些贤君,一些非常贤君,也见过一些软弱或残暴的君主。有些君主终其一生都享有荣誉和人民的爱戴,而有些君主则被斩首。因此,

并非所有君主都是贤君。然而,君主制本身却始终是有益的。我们不应将君主与君主制度混为一谈,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确实可能存在不称职的神父;但我们能因此就得出结论吗?
教会必须被废除,上帝必须被石头砸死?

诚然,世上存在软弱无能的君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君主制。农业生产中,偶尔也会出现丰收之后紧接着歉收,或者一年丰收两年歉收的情况;即便如此,世界上也没有人想过放弃农业。

君主无论伟大还是渺小,无论善恶,都可以随心所欲吗?

君主不会随心所欲。他若随心所欲,则显得渺小;他若履行职责,则显得伟大。

上帝为国家划定了一条命运线。君主若能坚守这条命运线,便可伟大而贤明;若偏离或违背这条命运线,则愈发渺小或邪恶。这便是君主制的法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道路可能会诱惑君主:例如个人利益、某个阶层或群体的利益,以及国内外的利益。

他必须避开所有这些界限,遵循他人民的意愿。
这位伟大的君主在历史上闪耀了五百年的光辉,罗马尼亚人铭记他,因为他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斐迪南国王不顾外来势力和影响的压力,将自己置于国家命运的前沿;他与国家同甘共苦,与国家并肩牺牲,与国家同胜千里。正因如此,他才伟大。

不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图托瓦战役
1932年4月17日

尼亚姆茨选举仅仅过去了四个月,这支年轻的军团就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1932年1月初,图托瓦县的一个国会议员席位宣布空缺。[注:图托瓦县,县城为巴尔拉德。]

我权衡过形势。在上一次大选中,我们在那里只获得了500张选票。这个县实力较弱;但它被实力较强的科武鲁伊县、卡胡尔县和特库奇县包围,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调集外籍军团士兵。

我觉得我们或许能赢,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能再次取得胜利,那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如果最年轻一代能够连续两次战胜所有政党,那将大大提升他们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我决定让父亲参选,因为无论是在议会内外,他都是我领导这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组织和宣传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举定于3月17日举行。1月9日,我向全县人民发出了竞选宣言。1月10日,父亲带着第一批竞选团队抵达。随后,来自雅西、特库奇、贝雷什蒂和卡胡尔的竞选团队也陆续抵达。

在最初的三周里,这支人数不多的军团部队凭借其速度和英勇,在全县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那是一个严冬,大雪纷飞,天气寒冷,各政党无法外出活动,只能等待天气转暖。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军团士兵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冒着暴风雪,挨家挨户地走访村庄。

二月初,与敌人作战变得更加困难。自由党人、民族农民党人、卢普党人(注:卢普博士的政党成员)和库兹党人组成的联盟正与我们对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凶狠的场面。政府诉诸恐怖主义手段,犹太媒体也对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我感到需要新的援军,于是派出了雅西最后的预备队,由托图率领。除了布加勒斯特以外,我没有其他援军,但由于资金不足,无法从布加勒斯特调集兵力。所以我召集了一支……

军团士兵们开会,并提出了一项英勇的举措:从布加勒斯特徒步前往巴里亚德,全程近200英里。他向士兵们解释说,这次行军意义非凡。

我们的胜利胜过十万份宣言。单凭它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篇伟大的英雄演说,由罗马军团士兵向图托瓦的罗马尼亚人发表。

军团士兵们热情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一周后,由斯特莱斯库、卡拉塔纳塞和多鲁·贝利马切率领的约25人队伍从布加勒斯特徒步前往图托瓦。经过十天在暴风雨中跋涉,他们抵达巴里亚德,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但迫害已经升级到令人神经紧绷的程度。

内政部长阿尔盖托亚努派出宪兵上校伊格纳特率领大批部队,命令用担架将军团士兵抬出图托瓦县。小队无法继续前进。因此,我组建了两支精锐小队,分别由维克托·西拉吉和斯特莱斯库指挥,他们互相支援,沿着普埃什蒂-德拉戈米雷什蒂一线推进,支援我父亲。我还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巴查尼方向。这两条路线是仅剩的两条尚未勘察的路线,它们构成了该县的东北半部。

另一半,也就是南部地区,已经由我的父亲、县长 D. Popescu 先生、Victor Silaghi、Teodor Tilea 和 Ion Antoniu 等人带领第一支队伍进行了充分的开发。

北方的两支队伍推进了近30英里,顶着严寒,最终有多人受伤,托库就是其中之一。在县北部,他们遭遇了大量敌人。

宪兵小队。这些小队把自己封锁在一栋废弃房屋的阁楼里,在没有暖气、食物和水的情况下抵抗了48小时。最终,他们得以撤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经过一夜艰难的行军,在真正英勇的条件下完成,这完全是因为维克托·西拉吉的顽强坚持,他不断鼓励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军团士兵继续前进。
最后抵抗的可能。

这个孤儿是罗马尼亚卡雷伊·马里神父西拉吉的儿子,他的父亲于1918 年在悲惨的情况下被匈牙利人杀害,这个孤儿勇敢地战斗了。

最终,这些队伍被优势兵力包围,俘虏后押往巴里亚德。我父亲被捕,关押在军营监狱里。

第三小队在巴卡尼战役中全军覆没。傍晚时分,在进入村庄前的山谷中,他们遭到一大批宪兵的袭击。小队队长,军团士兵拉斯卡尔·波佩斯库,头部被步枪击中,第一个倒在血泊中昏迷过去。其他军团士兵拒绝撤退。他们赤裸上身,两手空空,奋力反击,试图攻入村庄。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昏迷过去。最后一个站着的人孤身迎战。他被击倒在地,跪倒在地,又爬起来,再次发起攻击。他倒在了战友附近。整个小队都昏迷不醒地躺在血泊中。宪兵们从那里拖着他们穿过雪地,走了超过一英里,才把他们送到村里的宪兵哨所。当晚一点,一名骑兵把巴卡尼战役的消息带到了巴里亚德。托图率领的来自雅西的小队午夜抵达巴尔拉德后,立即徒步出发去救助受伤的战友。凌晨三点半到五点,经过一场激战,宪兵们火力全开,军团士兵占领了宪兵哨所,发现里面躺着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战友,他们是在巴卡尼战役中阵亡的。他们把战友们抬到了巴尔拉德的医院。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媒体攻势,用令人作呕的犬儒主义和不公正言论攻击我们。谎言、侮辱和诽谤如潮水般涌来。所有政治
各派势力联合起来,将我们逐出战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二次解散
卫队 1932年3月

我们遭到宪兵的殴打,犹太媒体的攻击,随后又遭遇了一次由部长级官员通过简单的决议下令解散卫队。尽管我们的行动完全合法,洛尔加-阿尔杰托亚努政府却公然藐视法律和宪法,武断地解散了卫队。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总部再次被接管并上锁,雅西的印刷厂也被关闭。媒体也遭到攻击,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所有出版物都被停刊,我们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在议会里,我试图发言,但被多数派的喧嚣所压制,他们不允许我为自己辩护。

然而,图托瓦的竞选活动无法阻止。布加勒斯特的团队被驱逐出该县。其他团队也相继被驱逐。我们雅西的团队大约有30人,在图托瓦的领导下……
指挥部在被押往仓库执行同一撤离行动时,冲破了警戒线,占领了候车室,并在候车室里设置路障,抵抗了24小时,直到……

毒气弥漫。最终,它被装上火车,运出了县城。只有伊布拉伊莱亚努、努图·埃萨努和我被捕的父亲留在了镇上。迫害随后转移到了……

村庄遭到破坏。农民、教师和牧师被逮捕殴打,他们的房屋被闯入。选举被推迟一个月,至4月17日举行。

我父亲获释了。随后,年迈的军团士兵们进城参战:赫里斯塔切·所罗门、坎布雷亚努上校、文托尼克、伊弗里姆、伊西希神父、佩切利、波托莱亚等等。我将他们分配到各个区域。每个人都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抵达各自的岗位。我们来自邻近郡县的队伍再次从多个地点进入图托瓦。科斯蒂亚的队伍渡过了巴尔拉德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河水淹至脖子,因为所有道路都有巡逻人员;他们到达投票站时浑身湿透。

4月17日上午开始投票,一直持续到深夜。4月18日凌晨5点,宣布军团党获胜:5600票;自由党:5200票;国家农民党:

4,000票;其他团体:不足2,000票;库兹主义者:500票。

这场军团第二次战胜罗马尼亚所有政治家组成的联盟的胜利,是凭借军团士兵的无畏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凭借他们的英勇和鲜血,战胜了……

障碍、侮辱、打击和迫害,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难以言喻的热情。

新一届大选
1932年7月

我父亲的资格在议会会期的最后一天得到了确认。
但我们的安宁只持续了一周,因为洛尔加政府垮台了。一个由……领导的民族农民政府成立了。
瓦伊达先生。

身心俱疲、财力耗尽的我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那是1932年6月。自1929年12月15日起,我们就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战斗之中:1929年12月至1930年4月,

在科武鲁伊、卡胡尔、图尔达、特库奇等地开展竞选活动;1930年夏天,准备向比萨拉比亚进军,但随后遭到阻挠,之后我被监禁至同年秋天;10月和11月,我们在马拉穆列什 那年冬天我又被监禁;1931年春天,大选前的战斗;1931年夏天,尼亚姆茨的选举;1932年冬天,图托瓦的选举;现在我们又即将参加大选。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战斗,我们仍然在全国其他地区继续开展组织工作。前一年,我们在17个县登记参选,今年我们登记了36个县。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各政党为了候选人提名争执不休,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持续了一整周。而我,一夜之间就搞定了36个县的所有候选人名单。军团士兵中,没人会为了名单上的位置争吵;如果真有什么想法,他们只会要求排在最后。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大多数县都能靠军团的捐款来支付自己的开支,但也有一些县做不到。我光是缴纳选举税就需要5万列伊。直到最后一天,我都像行尸走肉般度日。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但都无济于事。

我去拜访了 Calendarul(“日历”)的负责人尼奇福·克雷尼克先生,希望他能给我一些钱,但徒劳无功。
他创办的日记已经出版了五个月,他通过日记支持我们的斗争,一步步地记录着我们军团队伍的英勇事迹;然而,他无法在经济上帮助我们。

最后,我向皮胡和卡拉尼卡借钱,他们四处奔走,终于筹集到了所需的款项。福克沙尼和所罗门伯爵领地也为几个伯爵领地提供了支持。

战役开始了。我们遭受了新的迫害。

由于战线分散,我军兵力薄弱,处处遭到猛烈攻击。军团士兵萨文和波佩斯库在蒂吉纳负伤。在巴尔拉德,数十名教师和神父被乔治斯库-巴尔拉德先生下令拖入地窖虐待。在瓦斯卢伊,我军小队也遭到伤亡。波杜尔-伊洛艾伊以及雅西县各地也同样如此。在福克沙尼,年迈的赫里斯塔切也负伤。

所罗门、工程师布拉纳鲁和其他十人在律师尼亚古的授意下,在沃尔图鲁尔村遭到武装的民族农民的袭击。军团士兵受伤倒地。

棍棒和刀刃。只有一人像山一样屹立不倒,那就是赫里斯塔什·所罗门,此前无人敢碰他。他奋力抵抗,但最终还是倒在了路中央,被打得不省人事。这些畜生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总是大谈合法性、文明手段、自由等等。他倒在地上,被这些畜生用棍棒猛击头部。卫队获得了7万张选票,是上一年的两倍。卡胡尔、尼亚姆茨、科武鲁伊等县。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父亲参选的图托瓦选区表现最为出色。接下来是莫塔所在的坎普尔-隆选区；然后是图尔达、福克沙尼、伊斯梅尔和蒂吉纳。我们赢得了五个席位,现在必须做出选择来填补这些空缺。我留在卡胡尔选区,是为了让努图·埃萨努进入议会。我决定让我父亲留在巴尔拉德选区,是为了让25岁的学生斯特莱斯库进入议会;我希望以此鼓励国家的年轻人,并……

刺激。然而,我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和爱,并没有得到回报。[注:作者此处指的是斯特列斯库的]
将来背叛他的军团战友。

在议会中
第二次

在议会期间,我一直反对政府及其各项措施,我认为这些措施有损罗马尼亚人民的福祉,事实上,我也曾反对过所有前任政府的措施。

政府轮番执政。国家对所有这些政府都不抱任何期望。那里根本没有为人民的未来制定任何合理的政策。

各项措施和法律只不过是一些权宜之计,只能日复一日地延长我们国家痛苦悲惨的生存状态。

在格里维察,罗马尼亚工人在内政部的命令下遭到枪杀。我对民族农民党内亲共分子为政府的举动鼓掌的态度感到无比愤慨,于是我走上讲台,认为我有责任发表如下讲话：“不幸的工人们走上街头固然可悲,但如果他们和我们的人民面对这令人发指的不公却选择沉默,而是逆来顺受地低下头,将国家拱手让给一些剥削成性的政客,那将更加糟糕。[注:作者此处指的是工人在格里维察的罢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933年2月4日,在民族农民政权统治下,布加勒斯特的格里维塔拉菲威工厂建成投产。

我在此引用本次会议的正式会议记录:

“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先生……主席先生,各位议员!我谨代表我所属的团体,要求在主管当局进行常规调查之外,再开展一次由议会各政治团体代表组成的议会调查。我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我怀疑内政部长声明的真实性;我的怀疑不无道理。1月24日,当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学生和基督徒前往无名烈士墓敬献十字架时,国家安全局向布加勒斯特一家报纸泄露消息,称此次行动是由莫斯科策划和资助的。”

“如果你掌握的有关格里维塔事件的信息也来自这样的渠道,那么我完全理解你昨天和今天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多么正确。”

(来自“铁卫军”和……的观众席上的掌声)
卢普博士的农民党)。

其次,我想声明,我和这个国家所有有常识的人一样,并不害怕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害怕的是别的事情,那就是那些工人食不果腹,他们正在挨饿。

(来自“铁卫军”和……的观众席上的掌声)
卢普博士的农民党)。

“有些工人每月收入只有 1100 列伊,却要养活 5、6、7 个孩子。”

V. Lupu 博士:“这是真的。”

科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先生:“我有5、6、7个孩子,这样的工资甚至不够他们每天的口粮。另一方面,我也害怕另一件事:他们对正义的渴望。”

N. Liipu 博士:非常好!

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因此,你必须满足这两种需求:饥饿和对正义的渴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铁卫军和卢普博士的农民党的席位上响起掌声）“这个国家将享有完全的秩序。”

（1933年2月16日星期四会议记录。1933年2月23日第41号官方记录）

阻碍议会活动的一大难题是,各部委收到成千上万份要求进行某种形式斡旋的请求。这实际上是我们选民对我们的一种惩罚。

(1)因为议员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满足这些要求上。这种制度对一个组织的生存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瘫痪组织的全部活动;它可能会输掉整场战斗。为了迎合支持者,你不得不放弃国家的命运。过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那些来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军团成员。他们要么是职业乞丐,要么是专门派来试图瘫痪我们的敌对势力。

(2)这种制度使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不去向我们正在交战的人寻求帮助。正因如此,我个人拒绝为任何人出头。在我担任议员期间,我从未向任何一位部长提出过任何要求。

另一类人则是来向我们乞讨钱财的。每天有数百人敲门,其中没有一个是骗子。有些人确实是生病了,或者遭遇了不幸,但也有一些人把这当成了真正的职业。

最终,我们这支队伍规模虽小,却已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行动,持续作战。这尤其要求我时刻关注敌军的动向;这意味着要揭露并挫败敌军的阴谋,夺取并巩固新的阵地,换句话说,就是日夜不停地监视全国各地的战场。但在此之前,最重要的是监督军团的教育,以免我们醒悟过来后发现自己正逐渐被某种政治化的道德毒瘤侵蚀,最终无法自拔,军团精神也将随之消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议会占用了我真正需要用于领导工作的时间。

状况
军团组织
1932-1933年

1932年秋季和1933年冬季,外籍军团士兵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三年半的战斗结束了。这些年轻人现在理应得到休息。我定居布加勒斯特也快两年了。

巴尼亚代替我留在雅西,在托图、克朗加努、塔斯卡和斯特利安·特奥多雷斯库的协助下,留下来处理与学生、印刷厂、我们的家园等相关的问题。
军团学生团体
人数增加,现在已占激进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克卢日,巴尼卡·多布雷为组织工作开了个好头;同样,在切尔诺茨基,劳里克也取得了良好的组织成果。
在特拉扬·布莱莱亚努教授的精神指导下,生活欣欣向荣,托帕教授和其他人也聚集在他周围。在整个布科维纳地区,军团的潮流和

该组织在资深、杰出的民族主义者瓦西里·拉辛斯基（Vasile lasinschi)的干练指挥下不断发展壮大。Tudorache 和 Serghie Floreseu 在基希讷乌工作;在奥拉迪亚马雷,洛西夫·博赞坦。

在十字兄弟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进入大学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份极具勇气且方向卓越的民族主义报纸《日历》（Calendarul)在布加勒斯特创刊,由尼基福尔·克雷尼奇先生担任主编,并得到了以德拉戈斯·普罗托波佩斯库教授为首的一小群知识分子的合作。这份报纸勇敢地在罗马尼亚知识界开辟了一条崭新而广阔的道路,沿着基督教的道路前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以及民族主义路线。克莱尼克先生的文章尤其如同炮火般猛烈,给敌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首都的学生运动中,军团成员占据了第一线。特拉扬·科蒂加担任学生中心主席,并设立了一个军团委员会。

首都的知识分子青年群体感受到了一种转变。
他们心系影响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一群才华横溢的人聚集在一起。

围绕着新评论《轴心国》(Axa),波利克罗尼亚德、沃延、康斯坦特加入了军团的行列,而其他杰出的青年,如瓦斯德·克里斯泰斯库教授、瓦斯菲·马林教授等,也加入了军团。
维亚迪米尔·杜尼特雷斯库、工程师维尔格德·伊奥内斯库、拉杜·吉尔教授、律师波波夫、画家巴萨拉布和兹洛特斯库,他们都非常有才华,充满热情,都按照军团的意识形态路线工作。

这些健康、纯洁、勇敢的马其顿青年向我们走来。然而,我们认为将马其顿人集中到四边形地区(注:该地区包括几个县)是不明智的。

南多布罗加地区于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时被罗马尼亚吞并。] 不宜将其纳入卫队,因为该地区居民近期才重新定居于此,我们若将其置于太多风险之中,将会使其面临太多风险。
迫害。然而,马其顿大学青年全体加入了军团运动。领导这些马其顿青年的是三位杰出的文化人士:

帕帕纳斯、卡拉尼卡和斯特里·丘梅蒂。
我经常向前两位请教,他们都拥有令人钦佩的判断力,品行无可挑剔,而且真诚地拥有伟大的爱和勇气。

我相信自1931年以来,没有一天没有与他们会面。在那段遭受迫害的日子里,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讨论接连不断的打击、不公和背叛。每一条关于军团士兵遭受酷刑的消息都令人震惊。

刀锋刺穿我们的心脏。
我们为所有遭受虐待的军团士兵所承受的痛苦折磨着我们的灵魂;尤其是看不到任何伸张正义的希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斯特里·丘梅蒂日夜与我同住。他是一位正直无私、忠诚如犬的年轻人。他后来成为了卫队的首席财务官。他余生 无论多少年 都将只为卫队而活,只关心卫队,只为卫队而活,他的一生都将奉献给卫队。

在该国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其他有价值的人物:潘泰利蒙博士、约内斯库·杜米尼察神父、锡比乌的奥古斯丁·比迪安博士;乔治斯库-埃丁蒂神父(Georgescu-Edincti),学生们的精神忏悔神父,一位资深战士,巴克乌(Bacau)的丘雷(Ciulei)上尉,亚里士多德·乔治乌(Aristotel Gheorghiu),也是一位退伍军人,曾在拉姆尼库尔萨拉特(Ramnicul-Sarat)指挥;在布拉达,扬·伊利埃斯库;在康斯坦察、Seitan;瓦尔恰的多阿拉神父和维克多·巴尔布列斯库;蒂米什瓦拉的 Vintan、Ghenadie 和 Duma 教授;还有退伍军人尼古拉·彼得拉斯库(Nicolae Petrascu)教授、霍里亚·西马(Horia Sima)教授、律师约瑟夫·科斯特亚(Iosif Costea)、科洪(Colhon)等人,他们现在在该国各地担任指挥所。

布加勒斯特被划分为五个区域[注:五个大区域分别以颜色命名:绿、黄、红、蓝、黑。],我们开始在各自的区域内组织起来。绿区和蓝区各有一位优秀的人,分别是尼古拉·康斯坦丁内斯库和多鲁·贝利马切,他们性格坚强,才智过人,多鲁·贝利马切还是当时最杰出的学生之一。

文学院;尼古拉·康斯坦丁内斯库出身于显赫的经济学世家,曾就读于商业学院。不久,他们二人便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军团忠诚和勇气。

在此期间,第一个军团军衔也由……创立。
1932年12月10日当日命令如下:

A) 军团等级制度中设立了第一个最高军衔,称为军团指挥官。鉴于他们的牺牲、工作、英勇、信仰、能力和资历,以下军团成员按字母顺序晋升军衔:巴尼亚·伊昂,医学博士候选人;贝尔吉亚·伊昂;布拉纳鲁·伊昂,工程师;

杜米特雷斯库·伊恩 (Dumitrescu Ion),神父;约内斯库·安德烈;西拉吉·维克托,律师; Steleseu Mihail,国会议员; Totu Nicolae,学生; Traian Cotiga,学生;田濑安东日,工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B) 所有在 1927 年和 1928 年宣誓入伍且仍在军团服役的军团成员,特此晋升为军团指挥官副官。

签名:Cornelius Zelea Codreanu。

其他年纪较大的人则被转移到了
军团参议院和军团高级委员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政治士兵（第二部和第三部）德里克·霍兰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二部分:政治战士的必要性。

当一个民族奋起反抗,渴望争取自由时
荣誉,总是少数人真正激励了大多数人。
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在与席卷全球的邪恶势力 污秽、腐败和叛国之海 的斗争中,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冲锋在前。在英国,唯一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力量是国民阵线,但即使是它,在七十年代也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未能找到拯救国家的方法。当时的讨论总是围绕着我们应该在这里还是那里举行游行;我们应该参加这场选举还是那场选举;我们能否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的“形象”。这些讨论毫无意义,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争论谁能占哪张躺椅一样。诚然,我们的名声确实提高了,尽管其他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事实是,我们投入的所有时间、金钱和精力,都没能阻止一个移民的到来;没能阻止一家工厂的倒闭;没能阻止我们的祖国遭受身心双重的蹂躏。

我们的失败很简单,却至关重要。我们需要的并非政策、教条或活动 尽管这些在整体政治格局中固然重要 而是一种新型人,他将每日践行民族主义生活方式,成为那些对现状感到绝望的英国同胞的指路明灯和精神支柱。其他那些声名狼藉的政党一直在向我们的人民兜售各种政策和教条,却始终未能奏效。

几代人的努力,究竟有何成效?对普通英国人来说,国民阵线与其他政党有何不同?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就必须直击问题的核心:我们的人民需要一个言行一致的榜样。我们称这个榜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回顾欧洲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就能很容易地辨认出那些体现或表达这种精神的人物类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
在古希腊,有斯巴达人,这是一个严谨自律的民族,他们因在温泉关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而名垂青史。正是在这里……

300名斯巴达勇士,在他们的勇士国王列奥尼达的率领下,迎战波斯皇帝大流士率领的10万大军;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劣势,斯巴达人非但没有畏惧,反而骄傲地高唱他们的战歌《卡斯托尔之歌》,最终在烈火与鲜血的熔炉中全员阵亡。尽管斯巴达人战败,但历史却铭记着他们。

在古罗马,正是罗马百夫长的军事技能和对永恒罗马(罗马和平)的忠诚,使他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秩序井然的帝国之一,并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珍惜的遗产。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十字军战士对禁欲主义和骑士精神的虔诚奉献,深深体现了东西方欧洲的价值观,以至于时至今日,“骑士风范”仍被视为极高的赞誉。这些骑士,一个源于同一文化的超国家群体,被教皇乌尔班二世描述为“随时准备奔赴任何战火纷飞之地,以武力捍卫荣誉与正义”。

在本世纪,政治军人最杰出的代表或许要数罗马尼亚铁卫军,即由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创立和塑造的军团运动。

这场运动所产生的精神如此强大,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其短短 15 年的存在期间,它感染了整个民族。
即使在今天,共产党当局仍然谴责军团,因为他们害怕军团的精神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这种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东欧的苦役摧毁它所触及的一切而不断增长。

但欧洲并非政治战士的唯一来源,所有民族和文化都有可能培养出这类人,只是各有其特殊情况。例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隶属于毛拉政权。即便不认同他们的全部或部分目标,也应欣赏并尊重他们的勇气。他们对自身事业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他们会赤手空拳地冲过雷区去攻击敌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的理想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明知死亡在即,仍会驾驶卡车炸弹冲入敌营。
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做法是对是错并不重要,但很明显,这种力量,这种对死亡的蔑视,正是胜利的基石。正是这种力量推动了北方战争。
黎巴嫩的机器　当美军为工作保障、工资和养老金而战时,他们的对手　革命卫队　却在为理想、为独立而战。

伊朗的伊朗。我们必须明白,理想主义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当我们审视我所列举的几个例子时,大多数读者会立刻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战士,都是军人。然而,这完全是……

认为军队是最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都是错误的。让所有这些人都能进入军队的共同点是……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受到一种精神和宗教理想的激励,这种理想完全主宰了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他们与这种理想分开。
他们愿意为理想的胜利牺牲一切。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事业被剥夺,他们的生命将失去意义。

无论如何,这都无关紧要。他们之所以是优秀的战士,是因为他们心中燃烧着一团火焰,这团火焰只有在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才会熄灭。这是一团他们的火焰。
敌人往往不具备或不理解某些东西,但他们却畏惧并敬畏它。正是这种火焰,这种燃烧的精神,我们必须重新点燃,我们的文化才能拥有配得上它的未来。
名字。如果这被证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那么我们所有的物质成就、科学技术、智力成就都将显露出完全无用之处,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求生的意志。如果我们的人民缺乏这种意志,任何科学家和任何高科技设备都无法拯救我们。
政治战士的任务是通过揭示生命的真正本质来弘扬生存意志　这与本世纪被错误地视为“生命”的物质主义噩梦截然相反

并通过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战士必须经历一场精神革命,一场指引、引导并贯穿其生活的内在革命。当这一切达成之后,他便能达到这种境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从本质上讲,政治战士会根据其行为是否有利于事业发展来评判自己的一切行为。他不会问:“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会问:“我能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某些词语将掌握生命真谛的关键:荣誉、正义、自尊、诚实、信仰、谦逊、同情、爱。

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的荣誉或国家的荣誉受到攻击。
或被不称职的人所破坏;当他的人民被剥削时,他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会成为焦点。

为正义而战。他不会因为依赖毒品或酒精等外在事物而丧失自尊和价值,因为他知道,只要拥有支撑生命的内在力量,他就能活下去。

那时他将所向披靡。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会诚实待人,因为民族主义战士以身作则。他将对……抱有绝对的、毫无保留的信念。

他将秉持正义的事业;他将竭尽所能,为人民和国家的福祉而奋斗,但他这样做不会求任何赞扬或回报。

他会保持谦逊,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更高尚的生活方式所赋予的责任。我们美丽的国家遭受的蹂躏会激励他采取行动。

祂的慈悲将使我们丰富的文化免遭毁灭;祂的怜悯将如此深切,祂将以祂无比强大的力量庇护我们国家中软弱和需要帮助的人。祂的爱将纯洁而清新,使之复苏,并且
它激励着它所触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政治战士是那些秉持永恒理想的人,他们会在任何情况下积极捍卫正义、善良和真理。在欧洲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如此多的政治战士。

我们的敌人浩如烟海:银行、共产党、共济会、犹太复国主义者、资本家。他们拥有金钱和权力;他们掌控媒体;他们通过控制政府来指挥军队;他们将腐蚀性的思想注入民族的血液,使我们软弱无力、麻木不仁、任人宰割。

我们有什么办法对抗这一切?西欧各国只有几千名爱国者。我们没有钱,没有权力,没有影响力,也没有像样的媒体。我们是斯巴达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少数人。他们是波斯人,多数人。面对这可怕的现实,我们的同胞在权衡利弊之后,成群结队地离开战场,争辩着一切的“必然性”。“我们赢不了,”他们说。“事态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他们说。“或许共产主义也没那么糟糕,”他们说。十九世纪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埃姆里斯·阿普·伊万说得多么正确:“必然性并非智者的高塔,而只是胆怯者的避难所。”

政治战士会以截然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严峻的现实,因为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理想是我们斗争的目标;现实主义则决定了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政治战士权衡双方的武器装备后会承认,我们在所有方面都处于劣势,唯独有一项例外。这例外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理想,我们视之比生命本身更为珍贵,它无法被恐吓、收买或酷刑摧毁。这种信仰如今只是我们大多数人心中模糊的记忆,一丝微弱的火苗 政治战士的任务就是煽动和助燃这火苗,直到它越燃越旺,最终化作熊熊烈火,吞噬我们的人民和土地,去追求……

民族自由、社会正义和一个真正自由的欧洲。政治战士的存在本身就能激发热情、同志情谊和奉献精神。他将成为驱散黑暗的光芒。人们会寻求他的建议;会听从他的劝告;会重整旗鼓,以比最坚硬的钢铁还要强大的姿态重返战场。

每一天,我们都目睹着欧洲各国残缺的躯体渗出鲜血。只有那些愤世嫉俗或漠不关心的人,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为之动容,不被激起深深的怜悯和神圣的愤怒。那位曾以智慧、风华和活力征服世界的绝世佳人,如今却被踢得奄奄一息,躺在阴沟里。

超级大国的野蛮大军。只有政治战士组成的军队才会挺身而出,保卫她免受如潮水般涌来的暴力冲击。这支军队虽小,任务却艰巨,但它仍在战斗。它绝不容许我们的遗产、文化、传统和高尚价值观因大多数人的懦弱而被碾成齑粉,永远消失。这支军队为胜利而战,但如果失败注定是最终的结局,他们也必将奋战到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这是命运之战,那么这将是一场直到最后一人手持利剑的战斗
这是对我们最杰出先辈的致敬。
如果那些胆小如鼠、鼓吹“可能性艺术”的家伙们指责你“狂热”,请记住约翰·詹金斯的话,他是威尔士的骄傲:

“关于狂热主义,我想说三点:首先,如果狂热分子真的拥有强大的力量,
十个人,这是必要的,因为另外九个人懒得管。其次,狂热分子并非总是不计较行动的代价;我之所以成为狂热分子,是因为我无法接受不作为的后果。最后,如果威尔士想要生存下去,其文化和遗产想要繁荣发展,就必须对威尔士抱有无比的、坚定不移的忠诚,高于一切。“其他一切”

它包括家庭、前景、事业、健康、自由和生命本身。我相信,事实上我知道,这一点。
威尔士能够激发这种狂热,而这种狂热正是推动大多数民众行动所必需的关键催化剂。

詹金斯对威尔士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其他英国地区及其在欧洲的邻国。

第三部分:政治战士的道路。

“你必须努力使之成为你的目标,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采取何种行动或从事何种外在活动,都要在内心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让万物服从于你,而不是你服从于万物。”

3

1965年,马塞尔·德·科特在瑞士洛桑创作了……
以下观察:“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意思是,作为

[3] 效法基督(托马斯·阿·坎皮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样的东西既非好也非坏。我承认,这种说法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不禁自问,哪里能找到纯粹的手段,而又不至于因此而变得毫无用处、形同虚设,甚至像某种奇特的鲁布·戈德堡机械?手段本身永远只能存在于人的认知中。手段总是与目的相关联。

现代社会经常有人断言“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而太多民族主义者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说法。正如马塞尔·德·科尔特所言,手段与目的是一个整体,在实际政治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对于爱国者而言,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与……的目标截然相反。

既然已经建立了新的体制,那么手段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红色势力或大企业傀儡用来建立恐怖政权的方法,民族主义者不能合法地使用,否则会对激进分子及其事业造成巨大伤害,而科德雷亚努正是以此为立足点建立了他的运动。

以恐怖主义策略为例 这种策略必须与单纯的政治暴力或暗杀区分开来
这与民族主义传统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其目标(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是通过枪林弹雨肆意屠杀普通民众,从而在广大民众中散播恐惧。我们拒绝这种做法,原因很简单:我们寻求人民的支持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而这绝非通过种族灭绝就能实现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使用这种手段的“民族主义”团体……

爱尔兰共和军、斯特恩和伊尔根帮派、埃塔、拉丁美洲的反动军事独裁政权 这些组织所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我们对其“民族主义”资格深感质疑的。如果我们宣称热爱我们的人民和文化,那么在民族主义政治中,那些滋生恐惧和仇恨的手段又怎能存在?如果我们宣称绝对真理至上,那么我们又怎能在行动中撒谎欺骗而不歪曲我们誓要捍卫和推进的真理呢?不要妄言民族主义运动之后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对于一个在无权无势、一无所有时都无法坚持原则的人来说,革命很难让他在获得权力、面临一切时还能坚持自己的原则。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俗话说,熟能生巧,这是我们在民族主义生活中每天都必须牢记的道理。

我们的对手所走的道路将他们引向了苏联和美国的奴隶国家 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民族革命国家。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谨慎行事或运用敏捷的思维;恰恰相反。

我们的原则要求我们调动我们存在的每一分每一毫。
身心俱疲 为了推进事业,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同时保持精神的纯洁。我们很容易因为环境压力而放弃原则和价值观。我们需要坚强的品格、勇气和韧性,才能抵制敌人腐蚀性的思想,他们怂恿我们走捷径。我们只需妥协一次,就会滑向背叛的深渊。我们的道路并不轻松。它艰辛、苦行,是一片血汗泪交织的土地。当这条路不再如此时,革命民族主义就背叛了它。

如今,理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学术探讨,而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格,它不仅决定了政治人员的招募,也决定了政治人员的招募。

不仅是士兵,还有如何将他们塑造成民族革命战士。这是理解为什么某些方法永远不被我们接受的前提条件。让我们来看看……

招募。过去,武士精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绿茵茵的牧场一样自然;但如今,他们充其量只是一段浪漫的回忆。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正是像你们这样的人 这本小册子的读者 必须挺身而出,成为能够带来胜利的政治战士。

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对此嗤之以鼻,有些人会因恐惧而退缩,有些人会坦言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然而,无论上帝、命运,还是其他什么,都已注定你我必须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先辈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我们必须从他们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中汲取力量。正是建立在他们精神的基石之上,我们才能高举凯尔特十字旗,向所有胆敢激怒这个民族的愚蠢之徒发出挑战。

如果你拒绝成为这样的战士,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依靠谁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转变?那些把头埋在啤酒或胶水袋里的人?那些在科幻电影或海洛因中寻求“现实”的人?那些大声喧哗的人?

还有那些高喊“诸神黄昏”的人,却吝啬于筹集几英镑的资金或抽出几个小时参加会议?街头那些愚蠢的人,以为剪短头发、喝廉价啤酒、戴戴安娜王妃的新帽子就是民族主义的真谛?那些虚伪的爱国者,那些资产阶级的傀儡,对“英格兰的绿色宜人牧场”无比忠诚,却又不会为了维护邻居和朋友给予他们的“体面”而牺牲自己的“爱国主义”?我们都不想打这场仗,但责任在身。那些拒绝的人,纯粹是懦夫。政治战士可以尊重敌人,但只能鄙视叛徒和逃兵。当你的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剥夺,被瓜分殆尽时,你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敌人啊,你能否直视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你已经尽力了?

假设你拥有必要的勇气和决心,你该如何成为一名民族革命者?没有两个政治战士会完全相同,尽管他们自然会……

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存在的差异源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这些差异未必会给我们带来问题;事实上,它们反而可以成为我们的优势,因为一支有效的军队是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只有酋长而没有印第安人,和只有印第安人而没有酋长一样毫无用处。你们当中有些人会成为领袖,有些人会成为战士,但所有人都对我们的国家使命至关重要。

发展之路,训练计划,最终成就政治战士,犹如背负十字架。正是背负着这份重担,历经奋斗,我们才能缓慢地 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缓慢地 获得所需的品质。有些人将追求卓越的体魄视为人生最高目标 他们会告诉你,这种卓越并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痛苦。同样,成为一名政治战士,是行动者的责任,而非纸上谈兵的独裁者或自诩的“天命之徒”的责任。

也就是说,发展路径简单而合乎逻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就其结构而言,你一开始只设定一些小目标,这些目标一旦实现,就会给你带来信心。
并具备尝试更远大目标的能力。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做不到,就永远无法对同事诚实。独自静坐,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反思,列出你的优点和缺点,记住要避免过度批评或自满自足的极端情况。完成这些之后,选择

找出一个可以发展和改进的优点,以及一个最好克服的缺点。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有时你会觉得自己进展顺利,但突然间,你又会因为重蹈覆辙而功亏一篑。但不要放弃,也不要因为失败而气馁,因为……

正是从低谷中爬起来,再次尝试,才能培养你的自律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意志。这个过程,其精神层面的提升,正如查尔斯·阿特拉斯所说的举重训练对身体的益处!只有体会过悲伤,才能真正理解快乐;只有尝过失败的苦涩,才能体会成功的珍贵。如果你连小事都无法克服,危机来临时,你将毫无用处。未来几年,当局势真正艰难,当镇压变得暴力、系统、全面时,你会渴望知道,在斗争中,你的战友可以依靠;而他们也渴望知道,他们可以依靠你。这种对他人的信任所带来的安心感,其价值无法估量。

让我给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但请记住,这些只是一般性的例子,目的是引导你朝着正确的方向思考。

你是不是每晚都看电视?如果是的话,那就减少看电视的时间。
你这样做是因为你是
无论是看纪录片还是肥皂剧,都不要让自己不必要地接触到敌人的宣传。请将时间用于更有建设性的事情上,以帮助民族斗争。

读一本政治书籍或杂志。去乡间或公园散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多做一些派发传单或卖报纸的工作。在你家组织一个朋友讨论小组,或者参与当地的活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像租户协会、地球之友等社区团体为争取地方正义而奋斗。

你晚上出去玩的时候会喝4、5、6品脱甚至更多吗?减少到2或3品脱吧;这样你不仅能喝得更多,还能更健康。
把钱捐给事业,你的健康状况也会大大改善。再说,十字军战士可不是以啤酒肚著称的!

你抽烟很多吗?如果是的话,减少吸烟量,最好还是戒烟。
你损害自身健康,只会让大企业继续盈利。有些时候你需要迅速行动,而那些执意装作一副气喘吁吁的恐龙模样的人,终将付出代价!

你是不是把看球赛或参加派对看得比参加NF活动更重要?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好想想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个人都需要从忙碌中放松一下,但请记住,如果NF因为成员们的敷衍了事而失败,这不仅会宣告这个国家的衰亡,也会宣告那些你曾经认为非常重要的消遣方式的终结。

如果你还没有阅读的习惯,那就养成这个习惯,并不断提升自己。知识就是力量,你懂得越多,对体制的威胁就越大。

来参加党务研讨会吧!在这里,你将学习如何制作本地传单,帮助你在当地社区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你将学习如何丝网印刷海报和T恤;我们的讲师将用简单的语言解释我们的革命理想,这将提高你通过说服来改变人们观念的能力。

这些以及更多的事情,党可以教你,但个人主动性也大有可为:学习新的语言,特别是如果你有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或康沃尔血统;学习开车、打字、公开演讲。参加夜校学习电子学、机械学、速记或新闻写作,或者培养一些体育爱好,比如举重或武术。你可以做无数的事情来提升自己,这些事情会让你获得满足感,并有助于事业取得胜利。无论你选择做什么,都要下定决心坚持到底。无所事事正是议会里的那些卑鄙之徒所希望的,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工作变得轻松许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对于那些愿意做出必要牺牲的人来说
政治战士们,你们需要培养某些美德:

耐心:因为向政治战士的转变需要时间和真正的努力,并非一周或几个月就能完成。如果目标是完美,这将是一项耗费一生的事业。

冷静:因为随着国家镇压的加剧,能够生存下来的将是冷静沉着的人,而不是惊慌失措的业余人士。

自律:因为能够掌控自己的人才能掌控自己的处境。

拥有看不见却能被同伴和对手都感受到的力量。

幽默感:因为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并非漫长的苦差事。它是一种……
两者都少一些。培养嘲笑自己和自己处境的能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幽灵般的战士,困扰着我们的敌人。

最近在意大利,30名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受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这起案件充分展现了笑声的力量。他们被控犯有罪行,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

许多案件甚至判处终身监禁,这些武装分子在上帝和世人面前都是无辜的,他们捍卫了最优秀的民族主义传统。意大利媒体和司法部门完全预料到这些年轻人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们站在被告席上,面无表情,神情严肃,忧心忡忡。看到这些同志们无视审判程序,打牌、说笑、嬉闹,他们该有多么失望啊!

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四年等待审判,还向那些愿意当告密者的人提供提前释放的机会
然而,他们的信仰丝毫未减。法官要求人们认真对待他,却换来一片哄堂大笑。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它宣告死亡本身也无法战胜它。这是一种让我们所向披靡的力量,因为敌人还能拿我们做什么呢?古凯尔特人铭刻了这段话。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将力量化作一句谚语:“为你的国家而战,必要时接受死亡,因为死亡是胜利,是灵魂的解放。”

我们将为威廉·伯德和托马斯·塔卢斯笔下的英格兰而战;为康沃尔的野性之美和湖区的宁静而战。我们为威尔士 同志之乡 而战,不仅为了她充满灵魂的文学和音乐,也为了欧文·格林杜尔的英雄精神。我们为苏格兰而战,为她的高地和岛屿,为她的民谣和吟游诗人而战。我们为爱尔兰而战,这片充满矛盾的土地:悲剧与喜剧,幽默与暴躁;为G·K·切斯特顿所言的纯洁而战:“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谎言都比威斯敏斯特的陈词滥调更真实。”

最终的选择摆在你面前,无需多言:你是要成为为民族自由而战的革命战士,还是要成为卑躬屈膝地亲吻腐朽体制肮脏靴子的懦夫?

让懦夫羞愧地低下头吧。
让战士知道他的奖赏是……
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社会主义:生物学世界观波夫尔·H·里斯-克努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存在一种正统观念,一套被认为所有思想正确的人都会毫不质疑地接受的思想体系。虽然并非完全禁止表达这种或那种观点,但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

任何挑战主流正统观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有效地噤声。真正不合时宜的观点几乎从未得到公平的对待,无论是在大众媒体还是高雅期刊上。 乔治·奥威尔

作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你经常会发现与非国家社会主义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是多么困难。你常常觉得这样的对话根本不可能,仿佛你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当然,造成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敌人在公众心中塑造的形象:国家社会主义是人类邪恶的极致体现。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七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通过电视目睹了自1945年“人道主义胜利”以来席卷全球的种种恶意和残暴,而且年轻一代对生活及其各种问题的态度也比上一代人更加客观公正,这令人鼓舞。

作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你经常会发现与非国家社会主义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是多么困难。你常常觉得这样的对话根本不可能,仿佛你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当然,造成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敌人在公众心中塑造的形象:国家社会主义是人类邪恶的极致体现。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七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从孩提时代起,他们就通过电视生动地目睹了自1945年“人道主义胜利”以来席卷全球的种种恶意和残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年轻一代中存在一种非常令人鼓舞的趋势。
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对生活及其各种问题持有更少偏见的态度。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也不意味着当你向他们解释时,他们就能理解。他们成长在一个刻意与所有自然价值和自然伦理规范疏离的世界里,被灌输一切皆相对、真假界限模糊不清的观念,因为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视角。在这个价值缺失的世界里,人们生活在精神真空之中,与现实世界、其无情的生物规律以及绝对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完全脱节,因此,在这样的政治和哲学世界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被视为一种难以理解的异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当今无忧无虑的相对主义(在相对主义中,所有思想 至少在原则上 都是同样可以接受和有效的)相反,国家社会主义代表着不懈地寻找绝对真理,并将这一真理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

然而,与愚蠢的纸上哲学家的空想和东方神秘主义的胡言乱语不同,国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它在现实世界中寻求论据,在现实世界中,真假、善恶之间的区别是由事实决定的,而不是由一厢情愿的想法和理论上的空想决定的。

由此可见,国家社会主义必须摒弃所有统治意识形态的观念和道德规范,而这自然会导致难以弥合的理解鸿沟 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者与那些受制于现行秩序观念的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参照框架。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对整个统治世界秩序的哲学基础进行一场绝对的、不可逆转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尝试阐释现行秩序与生物世界观价值体系之间冲突的意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几乎毫无关联。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寻常的政治组织,后者仅仅代表某些或多或少带有物质色彩的群体利益。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拼凑出一个足够模糊空洞的政治纲领,以吸引必要的选民,从而建立一个议会平台,让他们的“人民选举代表”能够以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尽可能地为自己 或许还有他们的党员 攫取最大的利益。

国家社会主义远不止于此 它是一种世界观,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涵盖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作为这种世界观的信奉者,你会从同一角度看待社会中的一切现象,使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一部分;正如你对所有领域的观点都由同一统一原则决定,使你能够理解和解释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奥秘。因此,世界观是其追随者对待宗教、伦理、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基础。

当然,国家社会主义并非唯一声称涵盖人生方方面面的生活哲学。例如,所有宗教都声称能够为信徒提供一套行为准则,指导他们在人生各种情境下的行为举止。然而,如今,为了弥合宗教教义与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各宗教被迫做出妥协。过去五百年间,这一鸿沟导致旧世界基督教国家的世俗化进程不断加快,也使得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西化政府放弃了严格的宗教社会结构,转而拥抱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一个走向相反方向、极力强调政治与宗教统一的社会例子是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如今,在穆斯林世界乃至世界各地,都存在着一些原教旨主义团体,他们正努力建立以《古兰经》字面意义为基础的中世纪社会。另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它的建立基于这样一种宗教信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声称拥有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的领土的神圣权利,因此,尤其是最正统的犹太教派别,拒绝接受任何对塔木德律法的偏离。这条律法是古代游牧社会的产物,无法应用于现代工业国家,这就导致了许多典型的闪米特式做法,以规避严格的宗教规定,例如安息日和安息年(按照规定,所有土地在安息年都应该休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类似的手段在阿拉伯国家也屡见不鲜,这些国家往往因为与贫困“作战”而永久废除斋月。所有这些“作弊”的企图都清楚地表明,在拥有西方技术的现代世界里,这些世界观作为指导原则是完全不适用的。

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信徒们追求这种新生活,这种新生活并非源于他们的文化,而是寄生式成功的产物。失败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宗教建立在盲信而非现实之上。

虔诚的基督徒自然也希望将《圣经》作为最终权威和一切思想的中心来保存下来。
因此,天主教会不断试图扩大其在波兰、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等传统天主教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而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获得政治权力。然而,它的主要弱点是:

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应该强调基督教教义的哪些部分,内部存在诸多分歧。在北美,基督教仍然享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绝不应被低估 尽管这种影响力正在衰落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基督教政党,它们试图将所谓的基督教价值观作为其政治纲领的一部分。然而,宗教本身在这些政党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 这仅仅是因为基督教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影响力 如果它曾经拥有过这种影响力的话。不知何故,基督教在北方人眼中一直是一种异类,他们对基督教的解读往往与基督教的教义相悖。如今,基督教已经沦为一种过时的遗物。例如,在丹麦,大约95%的居民是路德教国教的成员。然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只有2%的人去教堂,而声称信奉教义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人们心中已经消亡。

然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代表了一种涵盖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世界观,而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政治思想则主要关注一些琐碎的行政和经济问题。这些思想与某种基本的人生观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松散的联系,但在人类的精神需求方面,它们原则上完全不予置评。它们并不排斥任何宗教信仰 相反,它们总是强调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声称宗教与政治毫无关系,应该泾渭分明 仿佛宗教与政治相比无关紧要。因此,所有这些自由派或保守派政党的成员可以是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无神论者或佛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与他们的政治工作完全无关。他们团结起来,试图解决国家机器中一些相当明确的实际问题,但他们的精神目标可能截然不同。如上所述,这种分裂与宗教的本质是完全不相容的,但如果宗教团体想要对社会施加任何影响,就必须或多或少地勉强接受它。

像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真正人生哲学,绝对容不下将生活原子化地割裂成互不相干的各个部分。国家社会主义能够运用其基本哲学原则解决社会中所有实际问题,其追随者无需任何外来因素来满足精神需求。国家社会主义本身就能对人类提出的任何问题给出完整的答案。

众所周知,宗教完全建立在信仰之上
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因此,上帝的存在、圣母无染原罪、复活、基督再临等等,都是你无法证明的 除非你接受上帝是《圣经》的作者,而这又是你必须相信的 即便你掌握了任何相反的证据。如果你不相信却有证据,你就是多疑的 就像多疑的多马一样,他显然是门徒中最聪明的,却想要证明那个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面前的景象实际上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与这种无知的骄傲相反，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声称自己建立在科学真理之上。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是在堆满学术哲学书籍的书桌后炮制出来的 与现实或科学本身毫无关联。仔细观察，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宗教一样，都建立在信仰之上 即建立在完全不科学的信念之上，即所有用两条腿走路、没有羽毛的生物生而平等，以及同样荒谬的观点之上，即生产条件决定了历史，正如环境而非基因决定了个人发展一样。这当然是本末倒置。稍加思考便可明白，实际上是人类塑造了环境 并建立了社会秩序，包括生产条件 而不是反过来。

与其他所有哲学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并非凭空捏造 它源于永恒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与宇宙同在，自第一个原始生物出现以来便支配着一切生命。已故著名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萨维特里·德维在其著作《闪电与太阳》中对此进行了精辟而清晰的阐述。

> “从本质上讲，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超越了德国和我们所处的时代，而且超越了雅利安人种和全人类以及任何时代；它最终表达了那种神秘而永恒的智慧，根据这种智慧，
>
> 自然界充满生机，创造万物：原始森林、深海、宇宙黑暗领域中各个天体都蕴含着无形的智慧；而阿道夫·希特勒的荣耀不仅在于回归了这种神圣的智慧，更在于将其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切实可行的复兴政策。

换句话说，国家社会主义并非阿道夫·希特勒所发明，而是对基本法则的自觉表达。

[4] 萨维特里·德维， 《闪电与太阳》（韦韦尔斯堡档案馆版），第168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自然主宰着我们的生活。它基于对造物及其多样性的无限热爱,对自然智慧的深深敬畏,以及对源于自然智慧的生命的热切期盼。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便是按照这些基本法则组织人类社会。因此,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就如同反对万有引力定律或地球是圆的一样荒谬不合逻辑!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将物理和生物定律应用于人类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领域,正如它们如今应用于科技领域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社会主义是真正科学的 这与其他任何世界观都截然不同。它并非试图让现实去迎合任何预设的理论,而是让理论去适应现实。因此,任何划时代的科学里程碑都将立即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社群的实际生活中。

当然,我们有时或许会希望某些自然法则有所不同,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改变它们是不可能的。自然法则无法通过联合国大会、美国国会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议会投票废除或修改!如果所有人类和所有种族生而平等,如果没有任何遗传因素支配和限制我们个人的发展潜力,或许一切都会简单得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绝不能通过一厢情愿的想法,即假装这些法则不存在,来改变这一事实。建立在这种幻想之上的社会是一种致命的罪过,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我们审视东西方敌人建立的社会时,这些后果便一目了然。他们一致将国家社会主义称为“邪恶的福音”,而他们自己却统治着一个濒临经济和道德崩溃边缘的世界,一个饱受通货膨胀、失业、犯罪、无谓暴力、毒品滥用、污染、色情、腐败、饥饿和生态灾难折磨的世界 自1945年以来,这个世界仅有十六天的和平,而在此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惨遭屠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笼罩在核战争可怕威胁之上,这场战争将毁灭地球上所有高等生命。

难怪这个人总是生活在对明天未知命运的恐惧之中!不幸的是,这种恐惧和绝望在雅利安人聚居的地区最为普遍,那里道德沦丧和颓废最为严重。这里的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所有健全的自然价值观,变成了行尸走肉,他们用物质上的富裕来麻痹自己的焦虑 在与经济混乱的永无止境的赛跑中挣扎。尽管拥有现代世界的一切物质享受,这些人却既不快乐也不满足。他们完全缺乏理想和热情,对未来也失去了所有信心。雅利安人根本不愿生育子女。由于看不到未来,他们宁愿追求眼前的奢靡,也不愿守护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他们试图在这个粪坑里尽可能地为自己谋求舒适的生活,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降临。因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祖先的土地被外星人慢慢地、稳步地占领,而这些外星人还没有意识到,白人的终结意味着我们所知的所有文明的终结。

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在1945年向世界许诺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他们在掌权七十年间所建立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前景无疑黯淡无光。然而,情况并非必须如此。世界之所以陷入如此险恶的境地,完全是人类对自然法则的全然漠视所致。

作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旦你意识到现行秩序的本质,你必然会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你无法融入这个体系,在这个社会框架内挣扎求生的每一天,都像是徒劳无功的浪费时间。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设想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它建立在“自然赖以生存和创造的永恒智慧”之上。只有在这样的新世界秩序下,生命才能在这个星球上长久生存下去。然而,要建立这个新秩序,人类必须接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人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不是造物主宰,而是自然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所有生物一样,都受制于同样的自然法则。同样,人也必须接受科学已证实的现实:人类种族之间存在差异 不仅体现在外貌上,也体现在心理和智力特征上;最后,所有人都是生而不平等的个体,他们的生活主要由遗传因素而非自然环境决定。

这当然可能看起来“不公正”,但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界并不存在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公正”概念。作为人类,我们能够 也应该 建立一个基于法律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因为社会所有成员都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因此也都有权要求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和免受经济剥削的保障。这是有组织的社会中必要且自然的安全保障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正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稳定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渴望这种安全保障。

然而,我们无法创造生物学上的正义 正如我们无法创造生物学上的平等一样。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年轻时就遭受可怕、痛苦且不治之症的折磨,而另一些人却能健康长寿,这始终显得极其不公。

此外,即便25岁就去世的人拥有远超长寿者的卓越才智,本可以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但无论我们对此作何感想,事实就是如此 即便我们拥有如此先进的医疗技术 人类必须学会接受自然并不认可我们所理解的正义,任何试图在来世引入某种神圣正义的尝试,都应被视为逃避现实的荒谬之举而予以摒弃。

在这方面,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经常声称,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基础的人性生物学观念是“不道德的”。对此,我们只能回应说,真正不道德的是这些反对者所谓的“伦理”,因为它们建立在并非基于自然的规范和价值观之上。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而言,真理只有一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自然法则,以及任何与此真理不完全一致的事物,都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这当然意味着彻底否定基督教,因为基督教非自然的二元论正是主流“道德”准则的基础 即便这种准则披着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根据基督教,人因拥有神圣的灵魂而在万物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灵魂是普遍的、非生物性的。它不因种族或个体而异,也不取决于个体的智力或其他任何身心特质,更不是遗传的,也不受自然的任何其他影响。正是这种灵魂使所有人在上帝眼中平等,无论他们做什么,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们信仰上帝。对基督徒而言,将人视为生物因素的产物是一种“贬低”。根据基督教教义,人的一生是神圣灵魂(精神)与“物质”(即自然)之间永恒的斗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肉体(代表邪恶,必须战胜它才能在云端的未知天堂(或哈米吉多顿大战后的地球)获得永生)之间的斗争。尘世的生命只是为来世做准备 无论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还是在地狱里,这都取决于人们在与自身生物本性抗争方面取得的成就。尘世的生命本身毫无价值,不过是苦难的深渊。

因此,基督教的特点是对生命和自然的明显蔑视。它是一种为失败者和空想家准备的宗教,这些人无法应对生活的挑战,只是浑浑噩噩地度日,笃信“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基督教认为任何犯罪的无赖和智力低下的傻瓜都比勤劳有创造力的公民更有价值。它代表着一套规范和价值观,将圣母置于母亲之上,僧侣置于一家之主之上,弱者和受苦者置于强者和胜利者之上,甚至将死者置于生者之上。它鄙视生活中的一切享乐,并将自我折磨和自我贬低奉为圭臬,认为这是人与肉体作斗争的积极标志,并承认自己生来就是罪的容器,因为人并非完全是灵性。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基督教
这代表了一种扭曲和厌世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可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任何情况下,健康的社会都绝不能容忍基督教的存在。直白地说,基督教就像一种精神上的艾滋病,它摧毁了我们抵御非生物思维的天然免疫力。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染病,必须全力与之斗争。

方法。

与基督徒不同,国家社会主义者应该好好活着。他应该在自身生物本能的范围内 包括生理和精神层面 尽可能地发挥自身能力,展现个性。他并非如此。

他本应终生跪拜在中东神明面前,乞求怜悯和宽恕,因为他生于自然界,犯下了“罪孽”。我们想看到的是骄傲而和谐的人,他们对自身和人生使命充满自信。

我们不希望成为受“原罪”等厌世观念影响而恐惧沮丧的产物,这些观念只给人类留下唯一的希望:只要信仰并忏悔,“上帝”就会宽恕他们。我们也不希望成为多元世界观及其否定绝对价值的受害者,他们怯懦绝望。国家社会主义者并非无神论者。我们信仰神明,但我们的神明与犹太教-基督教的耶和华截然不同。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只有一位真正的神明:那就是在自然界无处不在、不可测度的创造力。我们通过对自然法则的智慧表示敬畏和尊重来表达对这位神明的敬意。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只遵循自然的声音,只遵循自然的伦理,我们只知道一种死罪:试图反抗这种伦理。这并非某些人所称的神秘主义,而是泛神论 认为神性通过自然而非其他任何事物得以体现。泛神论根植于悠久的历史,是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基石之一。它承认,我们的存在源于一种生命原则,而这种原则并非仅仅是构成生命各种化学成分的总和。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生命不仅仅是追求物质最大化和自我满足的追逐 生命还包含着保护我们自身所依附的神圣原则的义务。有些人或许会称之为宗教,但它无需建立基于迷信的叙事来维系 而且它绝非“信仰”。它并非基于信念,而是基于事实。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虽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然完全清楚,人类与其他所有生物在某一方面截然不同:人类独特的大脑使人类能够进行抽象思考。这种能力使人类能够避免或减轻其他生物必须承受的某些自然残酷。我们的大脑使我们能够治愈原本不治之症,并发现许多自然法则的根本原理,从而使我们能够利用其中一些原理为己所用,并且无论好坏 发展出探索地球和利用其资源所必需的技术。

不幸的是,我们的大脑也让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无视自然法则,因为我们发现无视它们比遵守它们更轻松。在原始社会,你很快就会感受到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后果;但在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你或许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侥幸逃脱自然法则的制裁,而不会感受到不可避免的惩罚。然而,迟早有一天,惩罚会以不可阻挡之势降临,届时,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至少会极其困难地弥补过错。

最后,我们独特的脑部也赋予了我们其他动物几乎不具备的情感:对未知的恐惧、对死亡的确定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某种能够给予人类精神安全感、使人超越物质追求而看到人生意义的迫切需求。这正是宗教背后的需求,但与宗教不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致力于在现实生活中满足这些需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大脑和情感并非孤立的、非生物性的因素,而是生命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同人类的生理特征一样,“精神”也受制于有关遗传的自然法则。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坚信,整个社会的组织必须考虑到自然法则的各个方面。因此,仅仅通过建立健全的经济生活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精神需求的满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人类的敌人常常声称,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充满胁迫和操纵的世界,个人被剥夺了自由和个性,沦为一群没有思想的乌合之众。这当然与事实相去甚远。

事实上,这更接近于对民主的描述。民主主义者将人民视为一大群灰色的群体,个体之间的差异仅仅被解释为偶然的环境影响所致,社会必须“纠正”这些影响,才能使人们“社会化”成民主的方式。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尊重个体。我们知道,每个人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拥有不同的天赋和能力。将所有这些个体天赋整合到社会框架内,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一个民族的全部精神资源,造福个人和社会。

然而,我们也知道,天才和进步从来不来自大众,而是来自杰出的个体。只有确保个人有机会在有组织的社会中尽可能自由地发现和发展自我,我们才能推动人类向更高层次的完美迈进。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民主化七十年后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显然,人不可能超越其与生俱来的发展潜力,因此,所有试图使所有人各方面平等的愚蠢尝试,必然会导致最低层次的统一,即压制所有在智力或其他方面超越平均水平的个体。这种趋势并非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而且它不太可能改善地球上的生活状况。

然而,任何试图扶植精英阶层的举动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对民主制度根基的威胁。民主制度的信条是,无论是否具备必要的素质,每个人不仅应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还应在公共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影响力。这样的制度只会将国家引向深渊。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层将由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组成。只有他们才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能够解决出现的问题并承担责任。民主议会的成员个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所有决定都通过投票做出,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多数 无论他是否同意。显然,这种论坛为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讽刺的是,大型商业企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寻找和培养最优秀的人才担任公司领导职位,而任何一个毫无教育背景的政治骗子却能成为一国的总理或总统。他只需要有人脉,并且不能表现出过多的智慧 因为过多的智慧可能会让他显得不那么容易被各种利益集团操纵,而没有这些集团的支持,他根本无法赢得选举。民主政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能够厚颜无耻地欺骗选民,并做出他根本不打算兑现的承诺。这真是可悲!

对个体性和人类之间生物学差异的否定,也导致了“基因卫生”概念的彻底压制。如今,卫生仅仅意味着洗手和刷牙。

人类其实深谙“遗传卫生”的原则。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培育马、牛、狗、鸽子、鹦鹉等等 所有这些都遵循着最佳的遗传学原理;然而,一旦涉及到自身物种的繁衍,他却完全抛弃了这些原理 仿佛它们只适用于动物世界。如此一来,他便心甘情愿地促成了人类的全面生物学退化。

在自然状态下,每个种群都受到生物选择的影响,这意味着最适应特定环境的个体将在社会中脱颖而出,而那些无法适应环境的个体则必须被淘汰。这是自然界铁一般的、无情的法则之一,人类通过建立社会来缓解这一法则的影响,在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拥有生存的空间和保护,他们在发达社会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如果我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我们完全忽视自然法则的存在,我们也会走向灾难,因为我们将无法确保人口中必要的生物素质,从而无法维持一个足够强大的系统来保护弱者。

如果不顾及生命的生物学现实,最终只会演变成一场混战,而最弱小的个体将最先灭亡。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并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意味着抛弃弱者,任其自生自灭。恰恰相反!
国家社会主义是弱者免遭灭顶之灾的唯一保障。然而,在此必须强调的是……

这种弱点并非理想状态 它必须被克服,而这唯有通过持续的基因净化才能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将启迪人们了解生物机制,从而确保人类恢复其在这一领域的自然本能,使人类在生物学上得以进步。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人类已经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然而,为了使人类能够进一步进步,社会必须确保疾病和弱点不会通过遗传而不受控制地积累和延续。故意将痛苦传递给子孙后代,并在基因上破坏人口,是对后代的犯罪!

与此同时,社会还必须确保拥有健康的环境,使外来因素造成的疾病彻底消失。这里我们不仅指社会环境和工作场所的条件,也包括生态环境。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唯利是图和贪婪的物质主义允许在食品和服装中添加致病的添加剂,在我们的住宅和公共建筑中使用不健康的合成材料,以及日益严重的土壤、空气和水污染,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更不用说会持续数十万年的致命放射性污染了。这一切都是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彻底扭曲了生命真正价值的必然结果。基因卫生和污染控制只是同一目标的两个方面:保护自然和生态平衡,以确保人类身心健康的持续发展。没有健康的环境,即使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最好的基因将会被破坏,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这类基因,就不会有人能够创造健康的环境。

为了创造一个适宜生命发展的良好环境,我们也需要健康的家庭,让孩子们在和谐快乐的环境中成长。当前社会秩序的另一个弊端在于,这种家庭模式正被常见的非生物学思维和女权主义者的谬论所摧毁。正如种族不同一样,性别也存在差异,认为男女在生物学上平等的观点是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男女之间的差异并非源于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而是源于生物学角色!女性生育子女绝非偶然。她不仅在生物学上适合这项任务,在心理上也同样如此,作为新一代的母亲,她在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认为女性必须通过加入劳动力市场、在流水线上找份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而将孩子留给他人照顾,这种想法简直是犯罪!

女性只有在作为母亲的生物角色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没有母亲,家庭就会瓦解。孩子们要么自生自灭,要么接受国家教育。放学回家后,没有人有时间陪伴他们。他们得不到任何理想教育,只能从电视、糟糕的音乐,甚至更糟糕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偶像。他们靠快餐度日,沦为最恶劣的商业物质主义的牺牲品。当然,前提是女性没有选择完全不生育 要么使用某种“避孕”措施,要么在怀孕后选择堕胎。当然,女权主义者声称,男人照顾孩子、女人外出工作同样自然。但事实是,如果真的如此自然,男人也会生育。

相反,女性的生理构造决定了她们在就业市场上始终处于劣势,因为她们不如男性稳定。更不用说那些需要一定体力的工作了。难怪犹太裔法国女权主义者伊丽莎白·巴丹特在其著作《一个即另一个》(L un est l autre,由O. Jacob出版社于1986年在巴黎出版,不出所料,该书已被翻译成几乎所有西欧语言)中呼吁将子宫和卵巢移植到男性身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男性应该确保平等!一个社会如果能看到这样一本书,那它肯定病入膏肓了!

人类的生物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仅是孤立的个体,也是社会性动物,这种社会本能超越了核心家庭的范畴。自远古时期以来,人类就群居生活,以便更好地抵御原始生存的种种危险。如果没有群居生活,人类这个物种恐怕难以生存。换言之,生活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而组织起来的欲望也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每个人都将疲于奔命地获取生活必需品,根本无暇顾及艺术、科学、教育或医疗服务。高度的组织性是文化和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最伟大的文明总是由那些组织能力最强的民族创造,这绝非偶然。顺便一提,这些民族大多是雅利安人。

然而,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个人都必须适应与该社会其他成员共享的规范,并且不得滥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以免对使这些才能得以发展的社会造成伤害。

然而,群体内部必要的忠诚不能仅仅建立在物质考量之上。仅仅拥有一个共同的福利机构是不够的。只有在一个拥有共同命运、共同背景、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以及共同人生目标的群体中,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才是合理的。

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赢得并捍卫同一片领土,因为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生物特征。

正是这种愿望,使我们的文化与我们民族的才能、观念、理想和价值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灵魂 紧密相连。其他民族拥有不同的才能、观念、理想和价值观,因此也创造了其他文化。这些文化或许和我们的文化一样“美好”,但对我们来说却是陌生的,正如我们的文化对其他民族而言也是陌生的一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谈论一种即将到来的、普世的、全人类共通的“世界文化”是无稽之谈。一种并非自然而然地反映民族灵魂的“文化”，是对“文化”一词真正含义的否定。历史清楚地表明，每一个无法再保存和发展自身文化，因而只能引进和吸收所遇到的各种外来文化元素的文明，都已走向其不可避免的衰落。

一个由各种种族、宗教和哲学随意拼凑而成的社会，绝非如今人们常说的那种精神和文化财富的体现。它是一种荒谬的大杂烩，其存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这预示着国家即将解体，所有规范和价值观都将彻底瓦解。这样的社会是对真正共同体的堕落模仿 它不可能长久，因为暂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忠诚，被一种更为强烈的精神忠诚所取代，这种忠诚指向那些并非根植于国家本身及其历史的宗教和哲学理念。

对社会凝聚力最严重的威胁，无疑是生物意义上的种族融合。这种融合总是与文化融合如影随形，甚至可以说是文化融合的前提。文化本身的瓦解随时可以停止，只要种族血统完整，一个民族就能重新找回自身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然而，种族融合却是不可逆转的，其后果难以估量，且灾难性。自然界一直以来都在朝着种族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最终使种族演化成物种。如今，通过这种非自然的种族融合，我们目睹了各种自然天赋的趋同化，而这些天赋都由种族决定。当一个种族朝着某个特定方向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群和文化时，与其他种族的融合意味着，几代之后，这些混血后代将完全丧失理解其祖先创造的一切的能力。

遗憾的是，学习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种族融合导致我们如今所处的社会类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拉丁美洲、印度和埃及都是绝佳的例子,希腊和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正如印度、波斯和埃及文化一样,希腊和罗马文明也是由一个主要由北欧人种组成的移民少数群体创造和维系的。这个高度发达的少数群体最初压制了原先的多数群体及其文化,但后来他们逐渐屈服于被征服民族的人口优势。无数战争耗尽了他们最宝贵的血脉,加上受到亚洲虚假人道主义思想的蛊惑,他们逐渐给予越来越多的被征服民族公民权,并从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引进新的奴隶和劳工 这些人随后融入当地社会,并在下一代获得公民权。这幅景象的确似曾相识,不是吗?正是北欧人种的这种瓦解,将曾经骄傲的希腊变成了今天的希腊,将罗马变成了意大利 或者换句话说:文明走向了混乱!在学校里,你仍然会花一些时间教孩子们古代文化,但却对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们只字不提。组织国家的能力竟然会如此彻底地消失,这似乎并不令人费解。事实上,如今大多数自诩为“罗马人”的人,在种族上与他们强大的先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祖先中,有太多人生活在地中海以南!

如今谈及种族生物学,你会很快发现诸多禁忌。研究种族生物学似乎成了一种禁忌 尤其当你研究的是人类种族时 甚至连医生或所谓的“人类学家”都鲜少涉猎这方面。即便只是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会对你的职业生涯造成损害,所以何必在意呢?

因此,人们总是带着轻蔑的嘲讽,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纯种”白种人,“雅利安人”只是一个语言学术语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种族科学是无稽之谈。当然,这些论点并非完全错误 但结论却错了!诚然,欧洲各族群之间有过混血,但这种混血是同一主要种族 所谓的白种人 内部密切相关种族之间的混血,你完全可以称之为雅利安人 只要你明确定义你所说的是什么!此外,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没有任何理由声称这种远未完成的混血对欧洲人绝对有利!很可能情况恰恰相反,而且没有任何正当理由通过进一步的混血来继续加剧种族分裂。

无知者还声称,种族融合是避免“近亲繁殖”的必要手段。这当然是毫无生物学依据的无稽之谈。
近亲繁殖仅指亲缘关系密切的个体之间的繁殖,这些个体在生物学上必然彼此相似。通过近亲繁殖,我们会导致各种遗传因素的积累 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父母双方携带相同的基因,那么后代很有可能也会继承这些基因。由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携带一些不良基因,显然我们希望避免这些不良基因的积累。这里,即使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基因,也无关紧要:较高的精神疾病倾向无法被其他积极的品质所弥补。

然而,近亲繁殖只有在人口数量非常少的情况下才会构成威胁,例如在非常小的岛屿上,或者在所谓的“皇室”或“贵族”家族中。在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群体中,正常情况下根本不会出现近亲繁殖。

总之,引入不同种族的基因元素并非避免近亲繁殖的好方法。它只会导致个体间的不和谐,因为父母双方的基因差异过大。对此,无知的人会反驳说,在动物界 以及植物界 不同种族杂交似乎都能取得非常好的结果。这当然没错,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严格控制的杂交,科学家们事先已经明确了他们想要培育的具体性状。

因此,选择亲本时,要考虑到这一点,挑选那些具备你想要杂交的最佳性状的个体。获得后代后,你再选择那些具备你所需性状最多的个体。

它们会被用于进一步繁殖。其余的则作为不可避免的废弃物被宰杀。继续用这些个体繁殖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随意繁殖。如果意外发生 例如狗 则必须销毁后代!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各国竭力阻止外来动植物入侵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会扰乱自然秩序,并可能威胁现有的生态系统。所谓“杀人蜂”就充分说明了杂交的危险性。它们是人类为了培育高产强壮蜜蜂品种而人为制造的产物。结果却造就了具有攻击性、授粉模式迥异的蜂群。一些杀人蜂意外地从实验室逃脱,如今已成为拉丁美洲和美国南部地区的一大威胁。由于其行为,它们不适合商业养蜂业,而且随着它们在美洲取代欧洲蜜蜂,杀人蜂给果园的商业授粉带来了严重问题。这很好地说明了如果必要的控制措施失效,种族杂交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试想一下,如果人类种族间的杂交完全不受任何控制,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恐怕没人会建议用对待动物的方式来进行人种杂交 更何况,人类面临的因素远比动物复杂得多。决定人类能否适应社会需求的,并非身高、肉质或产奶量等容易定义的因素,而是性格、智力、创造力和内心和谐等因素 而这些特质,众所周知,在人种混杂的情况下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方面,也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赞成无限制种族融合的人都完全没有告诉我们,现在涌入雅利安世界的异族元素可能会给白种人带来哪些令人向往的品质!

总之,当前社会各领域出现的解体趋势必然会让人感到不安和痛苦。只有在一个真正和谐的共同体中,人们拥有相同的文化、历史和生物背景,并对未来抱有相同的精神追求,个人才能找到所需的内心平静和安全感。只有在这里,人才能感受到自己是更大整体的自然组成部分,是某种比个人更强大的力量的一部分,这种力量会在个人消亡后继续存在,正如它过去和现在一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个人出生之前,生命就已经存在。只有在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人类才能找到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永生。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和人民身上,我们将永生,但这只是我们所拥有的永恒的唯一份额。没有它,我们仿佛从未存在过!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必须在民族共同体之外寻求身份认同和人生目标,那么这个共同体就失去了意义,并且必然会像夫妻双方除了共同住址之外一无所有一样分崩离析。

这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

然而,群体内部的忠诚必须是相互的。不仅公民要忠于社会,社会也必须忠于公民。因此,忠诚的前提是公正的社会条件和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人受到剥削,每个人都竭尽所能为公共利益服务,以维护保障共同价值观、维护公民生命和幸福、并使每个人都能分享人民永生的秩序。

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没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是荒谬的 反之亦然:没有明确界定的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毫无意义。

如今,人们常常声称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会导致战争和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恰恰相反。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物特征,只有在承认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之后才有可能 而如果你不珍视自己的身份,又怎能尊重其他民族的身份呢?如果你否认种族差异的存在,那么你很可能会不断地将你认为最好的东西强加于其他民族,而丝毫不顾及他们自身的特殊性。这种态度,如果说有什么是种族主义,那就是种族主义!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持有一种灾难性的观念,即认为只有一种文明才适合所有人,无论种族。这种观念既是上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根基,也是当今不断试图将现代工业化世界贫瘠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强加给天真无知的第三世界人民的根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只看到表面的光鲜亮丽,却无法计算其代价。这终将成为他们的覆灭之源,也将成为我们的覆灭之源!消费社会眼中只有市场和消费者 而统一性正是关键所在。统一的客户群体没有任何特殊需求,这使得生产更加简单、成本更低,从而带来更大的销量和更高的利润。民族特性、不同的文化模式和语言在这里都成了障碍 贸易的技术壁垒 因此遭到抵制。对于跨国企业和连锁企业而言,只要能消费,人人平等。他们完全无视人类的价值观,肆意践踏。

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差异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维护这种秩序,包括种族、民族和个人之间的所有差异。我们绝不希望强迫任何黑人部落信奉我们的宗教、食用我们的食物或遵守我们的法律。我们希望其他民族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道路。

当然,如果合作对他们有利,我们乐于与他们合作,但我们不会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找不到出路,那是他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寻求与任何人发生冲突,我们只希望和平。然而,我们并非和平主义者。我们深知,任何民族有时都必须为了生存而战。否则,它就会灭亡,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任由自己的人民被毁灭。如果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们必须自卫。我们明白,只有建立一个由相互尊重、各自独立的国家组成的新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秩序,才能确保持久和平,拯救世界免于迫在眉睫的灾难。

如果世界不接受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其未来的唯一希望,人类将面临毁灭。这将是人类不断违反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并非宇宙的终结。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地球及其上的人类不过是庞大机器中微不足道且完全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即便我们消失,过去一万年来的各种文明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空间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段插曲 一次失败的实验。即便经历一场彻底的核战争,地球上某些地方或许仍会存在生命存在的土壤,然后,向更高层次进化的过程将会重新开始。即便地球在这样的战争中彻底毁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或者出于其他任何原因 极有可能在遥远的某个太阳系中的某个星球上存在生命,或许距离我们数万亿光年之遥。无论如何,自然将永远存在 即使没有人类,即使没有地球。即使没有生命,宇宙中依然存在着自然秩序。这个宇宙不会为人类设立任何特殊法则,如果人类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就注定要遭受毁灭,而且任何事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

但是,我们认为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么晚的时候努力让人们听取道理。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您愿意加入我们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您的孩子。

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白人的世界吗?
他们创造了怎样的文明?我们也无法做到!

当然,这并非政治问题。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事关重大。你还能浪费更多时间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社会主义左翼运动

Povl H. Riis-Knudsen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是极右翼分子,他们也鲜少犹豫地自称如此。然而,在某个时期,世界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官方政策却开始避免使用“右翼”一词,声称国家社会主义不符合“右”与“左”的二元对立模式,而应被视为凌驾于这种区分之上。这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在当前斗争的背景下,或许有必要重新审视政治派别问题,并阐明“右”与“左”的含义及其在当今政治舞台上的应用。

历史上,“右”和“左”这两个词用来指代政治观点,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当时,那些希望基本维持现有政府体制的人坐在国民议会的右翼,而那些希望进行更激进变革的人则坐在左翼。因此,“右”指代反动派,“左”指代革命派 这些术语后来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然而,“反动”和“革命”这两个词本身并不能概括所讨论的特定观点。它们都是相对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其具体含义。例如,19世纪欧洲民族自由主义者等昔日的革命者,在今天看来并不具有革命性恰恰相反! 正如今天的反动派在200年前会被视为革命者一样。1917年,共产党在俄国夺取政权时,他们是以革命者的身份推翻一个无能且腐败的政权;而今天,他们代表的是面临新的革命挑战的反动统治集团。

在当今时代,传统左翼主要信奉马克思主义
甚至到了“左翼”一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的地步。当然,这毫无事实依据。任何革命者都是左翼分子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才被认为是左翼分子而已。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能够接受这个术语。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是右翼,他们由反动派组成,这些人想要维护现有的社会以及所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及其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右翼分子拥护传统的爱国主义价值观: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和公民,捍卫宪法,忠于自己的国家和君主(如果他们有君主的话)。为了维护自身的伟大,他们愿意与任何其他国家开战 即使这意味着对另一个白人国家发动核战争,只要他们认为该国的政体威胁到自己的国内秩序,无论这个秩序多么腐败堕落。他们支持基于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经济,不计后果,但他们对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以及移民和种族融合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害怕任何可能扰乱他们习以为常的秩序的改变。

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这个光谱中的位置似乎非常明确:我们是左翼分子 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不想保留现行制度或其任何部分。我们不相信将我们的人民带入当今苦难深渊的制度根基!我们不想支持任何应对白人国家间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小规模战争、核军备竞赛、环境污染、失业、年轻人对未来彻底失望、毒品滥用、色情以及当今社会所有其他形式的堕落行为负责的机构。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想要最彻底的变革:我们要彻底推翻整个旧秩序!

马克思主义与旧秩序共享基本的平等主义哲学,并将自身定义为旨在重新分配物质财富的唯物主义运动;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寻求建立一个完全基于理想主义和对生活各个方面自然规律的深刻尊重的新秩序。

这无疑是本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因此,它非常左倾! 而且它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与国家社会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伪革命思想,它是由基督教发明,并被自由民主所维护的: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为什么财富不能在所有人之间平等分配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我们想要摧毁的旧秩序的一部分。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左翼运动,那么国家社会主义者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迎合传统的右翼态度,同时又回避一切向左翼靠拢的机会,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也难怪所有基于此建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尝试都彻底失败了。

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任何事物的首要前提是,你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它。

或许能够实现。一位想要创作艺术作品的雕塑家,首先会在脑海中构思一个概念,然后用他选择的材料将其变为现实。他不会只是随意地用凿子在大理石上乱凿,然后才去想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并非仅仅是极右翼思想的一种形式。我们队伍中任何仍抱有此类想法的人都应该致力于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以探寻其真正的含义和意义 或者,如果他没有精力或能力这样做,就应该寻找其他途径来开展活动。本运动容不下心怀不满的仇恨者或空想家,只容得下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者!

让我们面对现实:右翼大多是一群思想模糊不清、令人唏嘘的乌合之众。他们意识到出了问题,但却拒绝脱离旧秩序。

相反,他们却拼命抓住不放,希望回到75年前或100年前的状态,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根本看不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正是100年前那套制度的必然结果。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那个体系的基础不够牢固,不足以保护我们免受当前发展的影响。我们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基督教思想本身,其平等主义哲学和异己的、不自然的教义已经剥夺了我们人民的灵魂,但他们却仍然将其奉为抵御周遭衰落的盾牌。当他们所有阻止发展的徒劳尝试都失败后,他们便会感到沮丧,最终沦为仇恨者,因为他们既没有真正的远见,也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

右翼从未带来任何好处,这是历史事实。若非哥白尼、开普勒、乔尔丹诺·布鲁诺和伽利略等革命家,我们或许至今仍会相信地球是平的,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资本主义发展后,既得利益集团非但没有尝试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反而继续残酷剥削新兴的工人阶级 由此催生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等革命思潮。

过去一百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必要且公正的社会进步,都是在左翼的强大压力下才得以实现的,而右翼保守派则不断退缩,可悲地试图尽可能地为自己保留利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推翻既有体系的努力本身就是好事。如果人类成功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然秩序,它不会僵化,而是保持着鲜活的生命体状态,并在自然法则的框架内发展,吸收关于生命本质的新的科学和哲学见解,而不固守过时的观念,那么,试图根除这种秩序,转而回归利己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反自然的哲学,无疑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善恶只能以自然法则为准绳来判断 越接近自然法则越好。

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然而,同样地,国家社会主义者也绝非右翼分子。国家社会主义与右翼之间似乎唯一的共同点是种族问题。但即便在这一点上,两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观点上,右翼分子认为,白人身份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这使得雅利安人凌驾于所有其他生物之上,并赋予其支配世界的权利。然而,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不仅仅关心我们自身种族的生命和眼前的福祉。我们视白种人为宇宙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们保护白种人的愿望与我们保护整个自然环境(包括其他人类种族)的愿望息息相关,这源于我们对自然深不可测的智慧的深深敬畏。

毫无疑问,我们种族在智力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如果不能按照自然法则正确运用,这些能力本身就毫无价值。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附和着“白人至上”的呼声,却忽视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种族至少在过去两千年里一直拥有绝对权力。而正是这种权力,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社会。

因此,我们不认同右翼对持续科技和经济扩张的信念。这种扩张已经造成了空气和水污染,使世界上大片地区不再适宜所有物种生存 这意味着大气中的臭氧层正被系统性地破坏,子孙后代将暴露在威胁生命的辐射之下;曾经为我们提供氧气的热带雨林被砍伐殆尽,为工业发展腾出空间;沙漠被灌溉,导致肥沃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最终变成沙漠。所有这一切都是雅利安人的“天才”所致,没有他们,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 然而,这种“天才”并没有被用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当下的贪婪,为了确保眼前的安逸生活,却丝毫不顾及未来。这种致命的趋势,按照自然法的标准来看,无疑已经将西方工业化的白人国家变成了比任何所谓的第三世界原始社会都更加堕落的国家,而右翼势力却对此大加支持。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把黑人、犹太人和船民驱逐出去,一切就都会好起来。我们知道,驱逐他们本身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完全没有。

我们的目标是彻底的精神重生,而我们眼下的目标是为这一重生奠定基础 唯有如此,种族斗争才能获得意义。这场斗争不应被理解为对抗其他种族的斗争,而应被理解为对抗我们自身种族堕落的不懈斗争。如果我们无法克服这种堕落,无法回归自然价值,那么孤立地诉诸种族作为新社会的基础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的种族只能在现有体制下苟延残喘,我们不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因为那样它就只不过是最恶劣的反自然堕落的表现形式。“白人至上”的诉求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它意味着重新激活蕴藏在白人智慧中的自然力量,而白人的职责就是运用这种力量来维护生命的根本原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任何形式的多种族主义。种族是自然秩序的基石之一,因此必须像捍卫其他所有自然原则一样捍卫它。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白皙的肤色必然是人类品质的标志。白种人已经让世界滑向灾难的边缘,除非他们能够意识到,用自然和精神价值取代物质主义的消费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最高目标)才能提高生活质量,否则他们注定要走向灭亡,并在其彻底衰落的过程中毁灭整个地球。

当然,国家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回到石器时代的洞穴生活,但我们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从自然界索取超过我们给予自然的。生活质量对我们而言应该比物质财富的数量更重要。

在当今这个充满幻灭感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还抗议统治秩序。
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国家社会主义
而且只有国家社会主义! 才能解决当今的关键问题。相反,他们任由自己的抗议运动被……所掌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马克思主义者比我们更擅长推销他们的产品,尽管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曾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它根本不关心自然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利用民众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来推广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不满现状的人,一开始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当国家社会主义者四处奔走,试图拉拢那些政治和宗教观念根深蒂固、妄自尊大、缺乏对事业忠诚的传统右翼边缘群体时 他们总是疲于应对,试图挽救那些必须被抛弃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却在那些出于对地球未来的理想主义关切而放弃无节制物质主义的公民中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大多没有意识到,维护自然秩序需要比控制污染、废除核能和原子弹更为深远的措施。他们看不到,这还需要种族隔离和一场能够引领人类回归生命之源的普遍精神复兴。然而,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和洞察力,而不是仅仅被愚昧的马克思主义教义所蒙蔽,他们就能领悟到这一点 或者说,他们必然会明白这一点。这些人充满理想,热爱自然,因此他们真正属于我们 而且,作为战士,他们通常比许多自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幻灭青年更有价值。这些年轻人试图用一套自创的制服和可笑的军衔头衔来抬高自尊,掩盖自身的问题和不安全感。环保主义者不会被冲锋队或仇恨宣传所吸引,这些只会加深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负面印象。和他们谈论种族问题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思想发展尚未达到能够理解种族问题相关性的程度。我们必须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谈论他们当下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制作优质的环保宣传材料。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要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并深入到那些聚集起来抗议核武器、污染和核战争的人群中。我们不能指望环保主义者主动来找我们,因为他们根本无从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我们无法与他们建立联系,他们就会落入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而一旦落入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他们就永远无法体会到自己态度的全部后果。

这些新来的抗议者对我们抱有敌意 这完全是因为几十年来敌方的宣传,这种宣传不仅使头脑清醒、有智慧的人远离任何公开表达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运动,而且还成功地吸引了大量与我们宣传中国家社会主义形象极其契合的人加入我们的运动,他们加入我们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活成这种形象。他们想要成为像无数好莱坞电影和小报报道中描绘的那种嗜血成性的残暴野兽,就像那些可怕的“纳粹”一样。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接纳这类精神变态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也一直未能与那些做同样事情的其他组织划清界限。人们自称国家社会主义者,挥舞纳粹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我们的同志!许多组织至今仍未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他们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注定要走向灭亡 而且,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不抓住一切机会公开谴责他们,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他们的同胞。人们常说,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揭露家丑”,所有“内部纷争”都应该留在我们内部解决。

我们自己的墙壁。然而,这不是我们的床单,也绝非“内部纷争” 这是一次必要的清洁工作,必须公开进行。

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犹太人或共产党人,而是那些自称国家社会主义者,却通过他们的行为贬低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从而证实了我们的敌人向公众传达的关于我们理念的扭曲印象的人。

事实上,我们对这样的人不可能产生任何忠诚感,也不可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友谊。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彻底断绝与他们的任何联系,并且要竭尽全力向人们表明他们与我们无关。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去做那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

人们期望我们拥抱任何挥舞纳粹标志的右翼分子　而我们当然不会被允许与左翼有任何瓜葛,仅仅因为人们被反复告知我们是右翼分子。因此,我们应该刻意向他们证明,他们被误导了。这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很可能会让一些人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此外,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问题上被欺骗过一次时,他们会重新思考之前听到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说法。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非历史协会。许多纳粹分子似乎认为我们要复兴纳粹德国,并将其移植到世界其他地区。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想要让我们看起来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纳粹德国代表着一种尝试　而且是一次并不完全成功的尝试!

在特定的时间和历史背景下组织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社群,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可以激励我们,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但我们无法复兴它　也永远不应该尝试这样做。它是一项旨在解决当时德国人民极为关注的一系列问题的实验,但这些问题在今天未必同样重要。

大约60年前,当希特勒开始他重组德国的历史性征程时,整个德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都已奄奄一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不仅失去了所有殖民地,还失去了大片欧洲领土,那里居住着数百万德国人。他们被迫与祖国隔绝,在异国他乡过着悲惨的少数族裔生活,而这些国家只想消灭他们。德国剩下的部分也完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非军事化之后,征服者提出的巨额赔款要求引发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通货膨胀,并彻底扼杀了经济复苏的任何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一小群来自东方的犹太移民逐渐掌控了支离破碎的经济,以及整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与此相比,所有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说法都显得荒谬可笑。从物质层面来看,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和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远胜于20年代的德国。如今,人们只需卖掉家里的车,或许再搬到更便宜的公寓即可。而当时的德国,仅仅是挣扎求生而已。

然而,从道德层面来说,我们面临的威胁远比希特勒当年所面临的要严重得多。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当时仍然是一个相当同质化的国家,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并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共同的信仰。他们渴望重获昔日的辉煌 他们渴望强大,渴望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希特勒无需告诉他们要热爱自己的人民和种族,他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确实如此。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未必完全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它们为建立一个相对容易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希特勒可以将他的政治宣传重点放在更为世俗的事情上。

他生活在一个彻底的革命时代,工作和食物的需求至关重要,他知道,一个能够保障这些需求的纲领将为他赢得选民的支持,从而使他能够获得权力,进而实现他的政治愿景,而他的政治愿景当然远远超出了对物质的迫切需求。

然而,众所周知,当时德国的革命力量并非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也拥有与希特勒完全相同的优势:饥饿的民众为了生存愿意尝试任何方法。他们还拥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与希特勒相比,他们的优势在于可以援引俄国革命的成功作为例证。希特勒则没有任何可以与之比肩的先例。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运动与过去任何强大的右翼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例如君主制或教会。他的路线完全是左翼的,并且同样反对当权派和共产党。最终,当他赢得共产党的支持时,并非通过压制他们,而是通过提出与共产党相同的问题并指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削弱他们的支持 所有这一切都……

说服这位德国工人,他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

他比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更有能力。他用当时人们熟悉的语言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种军事化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当时一个退伍军人众多、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国家很受欢迎,而且在与众多共产党杀人团伙作战时也十分有效,因为这些团伙使用的风格和语言与希特勒非常相似。

今天试图模仿希特勒的风格无异于政治自杀。
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尝试过这种做法的团体都以失败告终。你也不可能接管希特勒的宣传材料。
将其翻译、重印或以其他方式模仿,并将其用于历史研究以外的任何用途,都是荒谬的。希特勒迎合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民众。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并接受,在当前形势下,赢得民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只能找到少数理想主义者。为了找到他们,我们必须转变思路。

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与我们所寻找的人群息息相关的问题:污染、核威胁、跨国资本主义的弊端等等。希特勒同时代的人大多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 但这绝不是我们不去解决它们的理由!我们的世界比50年前复杂得多,任何忽视这一点的政治运动都将沦为过时的化石。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通常倾向于口头和书面表达。
关于纳粹德国的内容太多了。尽管如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虽然我们或许能够证明希特勒对德国的所作所为,但我们今天要寻找的那些人对50年前发生的事情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 以及未来。

当我们如此执着于过去时,原因之一当然是,纳粹德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践过国家社会主义的范例,而那短短的十二年也代表了我们运动所取得的唯一荣耀和成功。这可以理解。在如今遭受屈辱和迫害的艰难时期,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它来向自己证明,国家社会主义曾经取得过胜利 尽管历经种种逆境。然而,当这种对过去的尊重和钦佩不再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激励,而是演变成对逝去时代的怀旧执念,对纳粹党的种种标志 制服、标志、军衔、发型,甚至三十年代的语言风格 的盲目迷恋时,就极其危险了。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在的理念,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像希特勒一样,我们必须避免被历史所束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展现国家社会主义如何能够解决当今的失业问题

不仅仅是希特勒在 1933 年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国家社会主义背后的理念超越了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本身。希特勒将其应用于过去的时代和地点;我们必须将其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它是永恒的,因为它代表了自然赖以生存和创造的根本原则。它自时间之初就已存在,并将永远存在,只要宇宙存在,无论雅利安人种 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 是否存在。

人类已经背弃了这一原则,我们的任务是向他表明,他这样做是不能逍遥法外的,他目前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疯狂信念造成的。

这样做,我们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就应该像其他左翼人士与苏联的联系一样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也应该从其他左翼团体的组织方式中学习很多东西。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组织都是些乌合之众。当然,这或许适用于某些团体的追随者,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核心成员的组织方式,必然能够确保成员的素质和忠诚度。成员通常需要缴纳什一税,并且每周必须抽出一定数量的晚上参加思想训练和实践活动。总而言之,

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远远超过我们以往对成员的任何要求。这说明了他们的素质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比我们做得好得多 尽管他们宣扬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然而,在国家社会主义者中,采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方法,似乎会引发他们极大的恐惧,害怕自己会被马克思主义“污染”。他们声称,这会让我们在朋友和敌人面前都落得个坏名声。现在,我们的名声确实已经很差了 说实话,还能更糟吗?但既然我们并不太在意争取传统保守派的支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分不清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

那样的话,他们就显得缺乏智慧,无论如何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不能让敌人来决定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观点,什么不是,当然也不能为了取悦那些已被证明对我们完全无用的人,就把所有正义的事业都拱手让给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太久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此成功并取得如此成就的另一个原因。

国家社会主义者已经能够掌控我们文化和知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他们却被迫对北约、欧洲共同市场、原子弹、资本主义、无限的“自由企业”等等说“是”。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我们不能再继续做人们期望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教导我们去做的事,而不是人们认为它应该教导我们去做的事。

在这方面,令人悲哀的事实是,许多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其传统思想中已成为最恶劣的受害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是右翼反共宣传。对人类的主要威胁绝非来自莫斯科、北京或哈瓦那。你绝对不能把当今世界的糟糕状况 毒品滥用、犯罪、色情、核军备竞赛、种族融合、污染等等 归咎于共产党。罪魁祸首是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 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犹太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罪恶是由我们自己腐败堕落的政客和股票经纪人造成的,而我们,世界上的雅利安人,正是自己允许这种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威胁地球生存的不是外国政府,而是现行体制;如果没有这个体制,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或其他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向苏联提供了必要的武器和技术,共产主义在二战期间就已经被消灭了。即使在今天,如果没有西方政府和银行家的持续支持,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会立即瓦解。这些西方政府和银行家通过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以及向它们放贷而赚取巨额财富。共产党人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忙于维持东欧的秩序,确保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的安全,已经足以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有趣的是,那些从与共产主义阵营的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又通过生产武器赚取另一笔巨额财富。我们的政客试图说服我们,这些武器对于抵御共产主义至关重要
仿佛通过核战争毁灭一切生命就能捍卫什么似的。这当然是荒谬至极的但这却是右翼大力支持的政治和金融体系。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当然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但它并非世界末日。

基督教自由民主政体很可能会这样做!东欧的种族纯洁性远高于西方任何地方
仅仅因为他们低效的经济体系无法吸引大规模的第三世界移民;以及作为主导民族的俄罗斯人的种族意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苏联无疑比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的设想更能保障雅利安种族的生存。诚然,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并不支持种族原则 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截然不同。毫无疑问,西方提供的物质生活当下更具吸引力,但这种安逸的生活很可能之后会迎来一场足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浩劫。然而,如果西方拥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国家根本无法存在。

他们根本无法独自生存,饥饿的人民必将反抗。如果共产党接管西方,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他们的政权不会长久。

此时或许有人会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彻底摒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纳粹标志的一切言论,把自己伪装成“真正的”左翼分子,提出一个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新理念。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试图这样做就等于低估了我们的敌人。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用了什么名称或标志。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这个理念,这一点你根本无法掩饰。我们的敌人总是会反对一切美好的事物。
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他们会 而且理所当然地! 指责我们就是“纳粹”。那样的话,我们就得费尽心思去“证明”我们不是纳粹。这简直荒谬至极。许多组织都尝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过。

只有一条艰难的路:证明国家社会主义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而且它是确保地球上生命延续的唯一途径。我们知道自己处境艰难,但坦白说,我们应该庆幸不必急于夺取政权。我们根本无力应对。许多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 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一令人不快的现实。明天赢得群众的支持对我们毫无意义,因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家来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行政官员、生物学家等等，他们同时也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权力本身绝不能成为目的。我们想要建立新秩序，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可能凭空出现。这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充满奉献精神的人来完成这项任务：而眼下，争取这些人的支持远比在街头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去取悦一群偏执狂和失败者重要得多。

纳粹德国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从一开始就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秩序的实验之所以无法完成，一个新国家也无法在外部世界的压力下存活下来，原因之一在于阿道夫·希特勒不得不依赖大量对国家社会主义嗤之以鼻的专家。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训练和教育足够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必须集中精力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赢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应该庆幸自己不必为此担忧。无论如何，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永远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所以让我们集中精力为未来的群众运动奠定坚实的基础吧。

然而，我们也要现实一点。这或许也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我们无法保证一定会赢。坦白说，我们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希望之外，别无其他，只能勉强支撑着我们能够胜利的信念。然而，大自然本身或许会因为人类无视宇宙法则而将他们从地球表面抹去。这或许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命运。然而，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决定，即使胜算渺茫，也绝不会坐以待毙！但我们不愿为一场注定失败的事业献身　如果我们固守旧习，最终必将沦为烈士。作为一个运动，我们迄今为止的成就令人瞩目。现在是时候醒悟过来，认识到我们理念的真正意义了。第一步是成为革命的专业人士。我们必须抛弃所有不成熟的右翼思想，并意识到我们是左翼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边锋们。此外,我们应该停止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在各方面,我们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不需要替罪羊!我们渴望的任何改变都必须从改变我们自身人民的基本态度开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想到如果我们失败将会发生什么,就值得我们去尝试!